溪堂先生文集 八

共八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行狀

贈嘉善大夫禮曹參判行通政大夫慶州府尹

昝巖南公行狀

月城大尹昝巖南公諱天澤字蘇于英陽人始祖新羅英毅公敏入　本朝諱敏生戶曹參議高祖諱健參奉曾祖諱應元　贈僕正以孝旌祖諱隆達號懶齋　贈左承宣考諱磼　贈戶曹參判三世　貤榮以公貴妣冶城宋氏察訪福基女以　萬曆己未七月擧公公在齠已侍親側無違七歲丁外憂能知持

服不出門吊者嗟歎稍長淹貫經史及洛建書靡不解爲文操觚立就壬午司馬戊子釋褐兄孤峯公乙酉登第間三歲昆弟大闡衆榮之公不以是喜嘗於朝端儀表王立　孝廟有其人端方之教通籍入仕三十餘年內而庚寅成均館權知學諭辛卯太常副奉事學錄學正典籍壬辰議政府司錄司憲府監察癸巳典籍禮曹佐郎春秋館記事官兵曹佐郎甲午禮曹正郎春秋記注官持平司諫院正言獻納兵曹正郎戊戌春秋編修官庚子直講辛丑掌令乙卯司僕寺正執義其年陞資承政院同副左右副左右承

旨戶曹參議丙辰掌隷院判決事丁巳刑曹參議外
而壬辰保安察訪丙申保寧縣監丁酉忠淸都事魚
川察訪戊戌晉州牧使乙亥金堤郡守辛丑善山府
使高山察訪南道教養官壬寅蔚山府使庚戌順天
府使是年丁內憂丁巳慶州府尹移羅州牧使戊午
再任慶尹而或一官屢拜或一年屢拜至其憲府持
掌銀臺左右則前後出入者尤多矣己未在東京見
時象潰裂遂絶仕進意與兄孤山公棄官歸鄉翌年
庚申舊人敗黨人入矣甲子五月二十二日考終于
寢訃聞 上依官致侑弔賻如儀窆之禮安縣西南綿

山子坐原後二十四年丁亥以孝行因該曹 啓特
贈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
館事五衛都總府副總管配星山李氏山花先生堅
幹之後學錄樟女甚有壼範墓在晚雲里後配月城
李氏士人弘業女以嫺於女史稱生二男三女男有
衡有孝行屢登褒 啓遠衡女柳後徵金錫昌金命
河側出至衡有衡男斗明斗精出爲孤岳公嗣遠衡
男泰紀女李若松安益駿至衡男斗樞斗明男琬珌
瑍瓚出球女金墍泰紀男師爕鼎爕道爕琬男炯龜
震龜出瑍男濟龜球男荆龜師爕男復龜有龜鼎爕

男若龜道㦝男溟龜碩龜炯龜嗣子始夏始夏嗣子

基毫餘不錄公資地儘好充養又至孝友之性出天

篤實之工加等遭逢盛代發軔正路其進德立功宜

若有不可量也惜乎其世路汲翻退伏栖遑而止於

斯也已公歿之後家故荐剝文籍蕩散其懿行名績

無得以考徵仕宦履歷亦有所遺漏矣惟致祭 恩

誄有曰氣稟醞藉姿挺冰玉則得於性質容姿者如

此有曰與物無忤持身以約則修之身心者如此有

曰受知 孝廟一見嘉歎際遇之隆也有曰屢登華

貫采著聲稱試用之實也有曰靑蒲白簡載肅風稜

彈劾之是舉也有曰逮居喉司惟允出納啓沃之弘多也有曰 四朝一節益勵遲暮盡人臣事君之道也有曰牧疫理劇脚春口碑卽君子澤物之事也末乃以用不究才痛惜曷已重致意焉則卽此而公之平生大致無一不備有足以想像於百世之下矣今來請余狀者七世孫基榮而卽公季房之出爲孤嵒後嗣孫也以其家傳文字之蕩然無可以徵信滲致嘅恨余謂當日君臣之間哀榮華褒日星昭揭此實記也豈如私家撰次立言徵信者比哉敬奉 侑本益有所感後之君子其庶有考於斯文

朝奉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諮議主一齋先生

柳公行狀

豐山柳氏在高麗忠烈王朝恩賜及第伯爲鼻祖入
本朝有諱從惠官工曹典書始大四世諱公綽杆城
郡守 贈左贊成生諱仲郢號立巖海西道觀察使
贈上相豐山府院君生文忠公諱成龍相 昭敬王
封豐原府院君學者宗之爲西厓先生自是遂爲文
獻大家於公爲高祖曾祖諱袗長水道察訪早卒
贈掌令文忠公嘗悲其有濟物之才志而卒不施修
巖公記公志行擬之孔明希文祖諱元之號拙齋鎮

安縣監行懿經學稱當世儒林首考諱萬河以大耋
躋護軍有厚德敎子弟檢飭無外慕妣密陽朴氏文
穆公松堂先生英之後處士緝之女亦賢夫人以
寧陵庚寅閏十一月初七日辰時生公于善山新谷
之外氏第朴夫人夢拜松堂先生及期而公生拙齋
先生聞而喜之嘗取其意命小字公諱後章字君晦
號主一齋自幼穎悟絶出等夷甚有文息拙翁曰是
必大吾門甫五六歲已言行之承長者飭戒者便夏
不萠作九歲拙翁始授之小學不煩指敎敎訖成誦
因通大義自是以後不離拙翁側得聞爲學大方動

止語默輒導所學若有心會嘗患氣質有偏燥之病
一日因物妙悟謂人曰每事安詳勿遽豈有不可變
化氣質之理於是銳意求道潛心力學日閉江上閣
收心危坐就有宋周程張朱書俯讀仰思要必體認
心得而後已十八委禽於　贈左承旨禾嘉權公銳
之門權公儒者見公言行動容稱歎曰眞大賢後也
是歲學易於洪木齋先生木翁語人曰柳某妙齡讀
易其自得已到精微處我敢爲其師其向上还撲未
弱冠如此公平居手不釋卷行路旅店亦不廢至於
馬上袖箴銘沈思小學心近程朱書常置几案觀翫

曰此文字才寓諸目便足以矯輕警惰開益心智也
以至禮說浩繁象數淵奧無不究通證正甲寅拙齋
先生卒不入內食素以終期往侍護軍公廬墓每月
朔月望歸省母夫人平居晨起具衣冠省問退出書
齋與學徒子姪行相揖禮然後對案未嘗言人不善
子姪門族或有過失必於靜居招致諄諄勉以懲窒
遷改之道恬於財嘗謂學子曰財利比如油小近於
身被其汙可不愼歟溺便不向日月路傍古塚亦謹
避之時公纔三十有餘至是德宇全備學力精至醇
如也性本謙挹惟懼標榜或逼務自韜晦不曾向人

論學是以造詣之淺深莫得以窺涯而光輝之充積
闇然而日章搢紳章甫方伯連帥之南北者爭相慕
焉人無貴賤莫不知厓翁修拙之門復有先生云已
已 朝廷急經明行修之士七月 除拜 健元陵
參奉肅 命入直未幾以親老棄歸都下人士一見
公無不嗟歎曰南中眞儒復出斯文之宗其在斯人
矣辛未春復拜翊衛司副率不赴癸酉冬以侍講院
諮議 召山林隆簡也公蹙然不自安上疏辭 上
有今玆之命實循公議之批又別諭曰來輔 震宮
則風期一合當大試袖手澤我東人勿爲過辭斯速

乘馹上來公以受之匪分連上三疏不已　上始
允之　上親書朱子感興詩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
輝一句以下公承　命益震越常以虛名冒受爲恥
自後十數年端居講讀名其齋曰主一日兢兢焉不
以世事經心惟聞　朝政得宜喜不自勝一有闕失
輒憂形于色所居稱山水之勝每當人迹如掃晴煙
自稀孫行緩步渚禽林鳥與之還往不驚丙戌二月
遭淑夫人喪哀毁成疾三月初一日辰時考終于主
一齋享年五十七遠近士大夫莫不驚悼曰吾黨何
依以其年五月士林會葬冠履于壽洞先墓下子坐

之原公溫潤和平稟厚而良愷悌慈詳行粹而方惻
怛至到之見簡易明白之論示絕驕吝偏係之私不
見崖異絕倫之行由學造道而謙謙若不足推誠及
物而懇懇如不及居家而孝友無間處鄉而人皆悅
服不以操履自居而確乎所守者篤不以賢知先入
而毅然難奪者存榮名利祿而不以爲欣阨困屛藏
而不以爲戚行修乎尋常之間功存乎不言之地旣
自樂而無累人不知而何慍此屛谷權公祭公之文
其言實而不華信而有徵可以見先生也竊嘗論之
吾東方豪傑迭興論道者衆而其含鑽研而踐篤實

者亦無幾退陶老先生起自南服爲倡明集成之宗而我文忠公寔承而啓之於是修巖拙齋得之家庭以及於公則其所傳所受要之不過以此心爲最初下手地而其歸宿處只是終能充其德而已有非撝謙之德無以成誠敬之工是以不齋於修巖行狀中特舉謙之爻辭以明吾家心學之臻斯妙者有自來欲求公所學之正所造之深盍於是求之哉其微行曲謹之皆可書以爲訓者有不勝其一二表出蓋其體若不勝衣而志非物移義非力怵言若僅出口而滿座之談屈盈庭之議浚所以論亭三疏爲吾道倡

爲萬世隄防之一大關先生詎能辭之也關逢倘禍王石俱焚獨吾先生一事幽貞無有欠闕則殆丁愚潭並時而同之矣平生不事著述而見於紙上者亦不爲不多嗣允公嘗斤斤收輯公偶見而盡焚之今餘存只二篇辭理暢該癸酉辭疏卿大夫稱之曰此文鍊熟鄉居初見配權氏事舅姑丈夫無違德幽婉貞正有女士之風無育取仲弟生員公後康之第二子聖師爲嗣娶弘文修撰蒼雪齋權公斗經之女生一男濟又娶生員完山崔公山立之女生三男二女男溶淳潤女朴孫慶教官李溥遠濟子喜春得春出

後溶嗣子得春淳子景春澗子秉春進春喜春子謙
祢儉祢範祢得春子榮祢衡祢景春子長祢廈祢出
後秉春嗣子廈祢進春子協祢謙祢子永睦儉祢子
承睦範祢嗣子庭睦榮祢嗣子厚睦衡祢子厚睦出
後好睦長祢子進龜進鳳廈祢子孝睦生員永睦子
道一道三道任出後承睦子道準庭睦子道正出后
道應道敬出後進龜子道憲曾玄以下外裔不盡錄
疇睦晩生固陋何所知識而嘗從家庭遺聞儒先定
論竊恨夫先生之學不得少展於世日道三以遺稿
挩誄遺事墓誌授疇睦曰今距先祖世二百年狀行

未有所屬濩恐其遺徽久而益泯焉盍撰次也疇祗慄而作曰其間鴻匠之主斯役者後先相望同堂裔族之內大人先生連世作興事未遑暇不肖是何人何敢屬辭此事以犯不韙之罪道三申之曰如狀德固是子孫門生盡心力而爲之者君亦傍裔曷敢不勉遂不揆輕淺膚綿謹綴記如右以竢立言君子

南皐朴公行狀

公性朴氏諱應衡字詹伯號南皐高靈人麗朝三重大匡東臣其鼻祖也入 本朝諱烔兵曹判書知訓鍊事生諱繼祖郡守討三浦倭有功陞秩生三子諱

潤號竹淵諱溢判官諱澤號樂樂堂竹淵樂樂俱有
高世行琴軒李公南冥曺文貞公嘗重之俱廟食文
淵是爲公曾祖祖諱廷璠號鶴巖以樂樂子後判官
公壬難與金松庵郭忘憂倡義著功從寒旅兩先生
遊學問著聞　贈左承旨享文淵考諱昌先生員號
梅軒成童隨鶴考赴忘憂倡義陣掌軍務錄宣武原
從早坳妣慶州李氏弘文校理瀼西光胤女　萬曆
乙巳二月公生資禀清明器貌端潔就學文理夙詣
八歲白生員公曰史略有一人問誰曰周衰列國欲
帝秦魯仲連抗言蹈海是當時第一人生員公異之

讀書每當國運存亾輒扼腕曰當時何無一人忠義
成童遭生員公喪以禮持喪哭踊如成人奉母夫人
孝敬備至躬採釣無之恆左右愉怡深痛其早孤篤
愛一弟延塾師使受學嘗北論斆倫旁近多染公益
謹畏母夫人命曰亂邦不居蓋生員公遺命也與曾
梅湖挺融定移家約奉太碩人北上三百里家醴泉
孝子山下醴公外鄉也自是無復當世念以杜門讀
書養親教弟爲樂家旁落泊如也往拜愚伏鄭先生
先生勸讀小學禮記且曰鄭某得賢壻公爲鄭梅塢
壻也又拜吾先祖修巖先生講庸學二先生甚奬詡

遭內艱顚沛中附身棺無憾李公遘疸公未經疸直
入診人甚危不少憚迎醫藥殫盡誠力醫言入齒散
最良遂拔齒和藥不覺痛曰有撓齒其年非撓齒時
也李公竟不起公終身痛恨恤其子女優於弟在時
丙子虜大入　上還南漢公聞報哭曰男兒死耳何
忍髡髮左衽　明亡隱龍門山扁舟來往江湖與曹
默溪希仁曺湖翁鄭先忝齋道應日唱酬凡憂憤感
慨一寓之丁酉冬挈家舟還桃津故里得寒痢翌年
戊戌十一月二十一日考終享年五十四葬草溪郡
北德谷負坎原配東萊鄭氏參奉㶅後女有婦德順

公志不以寒素介意無嗣以李公子望之後縣監擧
二女李在憲參奉曺夏賢縣監男世元世亨世貞女
尹忠彥經歷金達行李恆厚宣傳李在憲女盧夏徵
趙涑曺夏賢男瀓女李頤根參奉李增煒進士餘不
錄公至性卓異內行醇備孝友之篤可質神明而及
當城下之盟顧以遐外韋布縱不能有所樹立於朝
廷之上而其雪涕扼腕發於吟哢者如自悼辭至今
讀之使人凜如也其詩曰山中無曆日消息問寒梅
大書崇禎字春王正月來春秋之一統尊攘之大義
炳於心胷而其視魯仲連蹈海殆庶幾焉則兒時一

言爲之權輿也歟又曰五千兵馬向何之鴨綠波寒鼓角悲回首　鑾輿播越處昔年風日愧旌旗又曰亙無終歲計還憶首陽薇乾坤盡染犬羊塵捧日孽天有幾人宋日無光慘塞塵山河萬里痛無人等種種諸什亦足以不朽公矣　朝家之撰入尊攘錄者豈無所以哉有文集若干卷喪亂餘不收不傳而此詩之見存爲逸稿之幸耳公之七代孫時源奉公家狀屬疇睦疇睦從家庭習聞公事行而世契之篤有不敢終辭略敘其槩如右庶幾當世立言君子采擇云爾

齊陵參奉笑癡子姜公行狀

公諱命世字德秀號笑癡子姓姜氏系出晉陽高麗元帥諱以式卽鼻祖至諱淮仲入 本朝提學號通溪有諱漢號琴齋坐家難流咸陽仍家子孫遂爲咸人雪先冤官高山縣監値燕山昏虐辟居頭流與金慕齋先生爲道義交是爲七世祖高祖諱渭老星州牧使曾祖諱繗弘文校理祖諱有徵成均生員考諱文載有篤行妣坡平尹氏生員英男女壼宜稱 崇禎壬申生公岐嶷夙成七歲夢承老人敎自是讀無礙以所讀敎弟甲申生員公丁先公憂久寢疾公助

王考奠侍親藥若成人乙酉祖妣祖考遘癘并喪出
公時纔成童見其救護之節者賢之殯葬祭之禮
者益賢之始勤苦力學學日就已亥就屋後搆小屋
定省餘恆處讀書嘗患難名證恐親憂極攝以爲入
之身惟氣血氣血不調榮衛失和自制方服之四載
良已是歲 孝廟賓天禮訟方興公歎曰大臣始誤
禮終執拗莫非偏黨爲之祟然爭端自此甚 朝廷
日以潰浸郭林宗我師也口不道時事卜築鞍岾距
家間日省風雨寒暑不曠其東有先塾置子姪肄業
辛亥兩親竝患痘火賊夜入公驚起大喊急引弓趨長

子元厚奮劒先家僮從使砲手扼路公率驍健彎弓
持炬追賊賊散後爲子弟各具弓矢曰戰陣無勇非
孝況賊入親所莫之捍乎先公患癘公日夜泣禱天
乃瘳家貧親年益高嘗結罟罾爲供陳酒肴爲歡所
得一衣一味不經親服嘗則不忍先加之已嘗言榮
名不足輕重況有命耶絶意進取丁巳以親教勉赴
登庠榮行甚淡素入門一陳樂以娛親爲洞契其規
一依藍約擇勤幹之財谷裕如吉凶有賴推其賸
供公役代里布氓俗趨之至訟就正鬪盡戢辛酉先
公沈疾四載公置身牀鑪畔不覺離醫書不去手甲

子丁憂毁幾滅性喪葬祭遵家禮先公嘗恨先墓無
表石公追慕竭力立三世碣丁卯子寬厚赴南省公
泣教外祀絶舅從姪尹弘錄法義當後汝申聞俾母
氏滚痛少伸寬厚果陳乞蒙　允公喜甚告外廟土
田臧獲歸弘錄己巳春與梁春寓天翼請介庵先生
配一蠹先生廟公製疏承　兪庚午夫人呂氏歿大
夫人年八十公朝暮視膳如夫人在大夫人安之有
勸卜姓曰妾孽鮮不爲子孫憂吾既無貽謨反禍之
耶甲戌正月　除齊陵參奉葛庵李先生薦之也領
相權公曰吾亦聞名久云以親老不赴母夫人天年

終公衰老號擗如孺子慕寢苫草食疏食丁丑服闋
戊寅寓書孰存歟盜竊發嘗夜賊入邨孰讀齋突里遂
空公獨凝坐呵賊賊不敢逼使僧徒升屋投瓦賊乃
走教子姪曰古有搏虎者畫虎戒子孫我之此事近
之汝宜戒素患痰火轉就謂寬厚曰汝伯兄早夭不
立後何以瞑目況亡婦有託意兒耶無手券非重宗
之道使寬厚書券手署者又指壁上爪髮齒囊手識者
遺戒襲不用錦屬纊戊子六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
十七葬亘坪巽向原公襟懷坦夷局度峻整少日失
酒奉先公戒叟不踰栝酌素有湖山癖以大夫人老

靡暇焉友愛隆篤聯枕共樂均分薄取入無間言恤
竆無遠近取端遠勢利置祭田供粢盛搆別室藏祭
器嘗曰小學儒家本領不讀此五車何益不行此萬
讀何補手書數件遺子姪講習每當風花雪月賞心
清致處朗詠人慾淨盡天理流行之句剛毅有大節
於義理分上截然難犯一出公心無少或偏人莫不
敬服而不敢嫉怨律已約見得思義尋常蔬菽必問
其來處而取舍呂持平聖舉夫人從孫嘗守錦饋公
答此非邑人膏耶何其優呂感歎曰一家書皆如此
我其爲清白吏整衣冠終日危坐子姪門人列侍不

敢爲浮俗言遠近來謁者雖款接見其坐有法鮮不兢汗郭佐郎壽龜語人曰相入多未嘗見器局文彩如公暑月讀易寬厚請氣衰熱酷恐傷曰如其苦豈爲之 朝家令邑闕報明易士鄉議在公公躬上之晩年涵泳皆經學念書雖積歲病呻無日不閱子姪有過愀然不樂見其悚惕然後降顔色責之率改過處鄉黨未嘗有訐激言於黨議尤不屑有客談時事公整容曰吾知黨論亡國士君子生世縱不能致君澤民豈忍身爲之黨以負三百年培養之澤乎此皆公之常行而入所不能者也配星山呂氏嘉善燾女

事舅姑孝敬奉祀誠敎子義妯娌娣姒無間同氣諸姪如己出婦道甚純備墓祔公墓左生四男一女男長卽元厚早歿無育次謙厚子公望公悅公望入爲伯父後次寬厚子公逸公達季仁厚進士三子公大公耆公進女金泰廈二子天沉天澤公望子碩祿時祿公悅子矩祿殷祿順祿公逸子述祿遠祿公達子宅祿公耆子植祿海祿植祿生員入爲伯父公大後公進子纘祿餘不錄噫睦後生也況識知淺短其何以揔公之蹟也及聞葛庵當政首薦公竊意其道誼學業有足以爲後範也今其七代孫秉璜八代孫台

燮奉公第三胤寬厚氏所撰家狀一通來屬余狀行之文辭固請愈至据其狀詳記而謹書也毋一言之華如是事行求之古人亦所罕見豈得已於稱述也於是掇取大槩而復之以竢立言者刪正

聾瞽黃公行狀

公姓黃氏諱圤又諱壆又改垕以壆行字伯厚號聾瞽昌原人自勝國簪組相繼八代祖諱碩健官縣令始卜居漆原五代祖諱汝埴參奉有諱崍號獨梧有學行鄉人立祠于德淵院傍諱膺亨有幹世材登武科早世諱屛獲昌著行義是爲公曾祖祖考妣載寧李

氏處士時新女　肅廟庚午公生幼聰敏長博習經
史誠孝甚篤庚子　肅廟賓天望哭行素是年冬丁
內艱啜粥疏水如禮終三年哀毀甲辰　景廟昇遐
又望哭行素丁巳親癠劇公嘗糞禱天冬遭大故外
廬終制足不履中門朝夕攀號日省墓不廢風雨邨
前有石川川上稻田有鯉常羣集親在時公使僮笱
取以供養親歿鯉遂無人名鯉魚潭云考妣諱辰同
日每用雉炙一日大雪無以得忽雉飛入以祭咸謂
鯉雉爲孝感公答偶然壬戌遷考妣墓同壙哀痛如
袒括識竁以寓慕嘗有孝烏詩孝烏箴辭懇義切自

少至老日早起謁廟忌痘早廢科業書室龍山墓下
爲終老計閒居整衣冠竟日端坐如對賓士友言一
過龍齋頑者廉時或文士至必強挽講經酬詩又與
郁秀才尋數不倦嘗曰爲學當讀聖賢書妙處又不
可貪多字字句句須令理會過其喫緊之工裕已而
及人得其要領如此世薦紛囂閉戶悼悶耳不聞目
不見扁以聾瞽作聾瞽詩以自況名流多續和鄉人
狀公行申營邑公聞之速取狀火之曰余何有實行
乎邑誌將錄入公亦牢辭其後姜上舍柱齊挽曰高
名益著辭新誌安同知命耉挽曰郎今聞說修輿誌

夏載斯人孝行無斯可見公議難誣也金霽山聖鐸
之謫蟾津公與李屹峰賛望黃夬山後幹六七友往
唁因與唱酬有頭流錄 英廟戊子正月二十二日
卒壽七十九葬石田子坐原配夏山曹氏處士錫基
女性淑愼事舅姑極孝墓在藏巖先塋下生四男長
尚銑次尚鎰尚鉞尚鏶尚銑一男湜尚鎰一男涵一
女趙增玧尚鉞系子灝尚鏶一男潞一女宋教增公
平生踐實惟揣分知命而已心與時違泊如也問學
餘力猶恐省修之不及而日用物事無不綜理所作
七箴意深旨的有古容息之遺義老而做益勤所求

嘉言善行所交遊當時賢碩而詩牘還往聯亘以弄
五旬孺慕愈驗於哺烏之箴鯉雉之格而方寥致哀
又可見其移孝之忠也嘗痛 崇禎變故次皇華詩
以寓懷曰鴨江當日泛星槎豈意恒河世變沙禮樂
文章從上國氊裘戎羯屬中華雲深五嶽鵑啼月風
晩三春蝶領花回首龍灣抽大劒長吁一擊痛皇家
人以此詩方之斥和議云嗚呼九臯遂遠竟靳一命
雖無所輕重於公然亦豈非後人之感慨也第其鄉
先生祭於社之禮庶可以不朽公也耶曰公之五代
孫龍五奉家狀來示請爲狀行之文遂略加檃栝而

歸之以俟夫秉筆者勘正云爾

自濡軒李公行狀

公諱萬白字汝白號自濡軒姓李氏系出驪州麗末有諱行號騎牛子文章節義著於世官大提學謚文節生諱邈入 本朝藝文直學生諱孜知敦寧再傳諱師弼忠順衛始居密陽生諱遠進士生諱光輅生進俱中無嗣以弟承旨今是堂諱光軫次子慶承爲後進士壬難從伯兄謹齋慶弘倡義事載邑誌於公曾祖也祖諱崟生祖諱烱生員號勿軒有文行考諱長胤隱德不仕妣密陽朴氏 贈戶議菊潭諱壽春

女 孝宗丙申公生早孤長受學覺懷堂李公而杜業日就以親命爲公車業五發解竟不第性孝事偏親色養備至溫凊滫瀡未嘗闕母夫人嘗患癎公焦悶晝宵衣不解帶間習醫方診察病源誠格神明十餘年病遂已及丁憂公血氣衰甚過哀如禮以早失嚴訓爲至痛語及未嘗不泫然遇忌必盛需助伯兄祭與四兄友采篤湛樂終身如一日叔兄拙於生無以保公屢傾貲與之至宗族朋友施於不報訪月淵先亭舊址重修以寓追遠之誠於好德尤惓惓也菊潭公沒而士林有享祀議公首倡敦其事承宣盧公

蓋邦判書孫公仁甲殉於壬亂恐其泯沒爲之建祠
焉晩築月淵右日栖息吻書其中蕭散以自暢爲詩
文體格甚高一時儕流推之或方之李青蓮蓋公名
與字幷白而文章風致亦與之相近也筆法蒼勁自
成一家至陰陽筭數醫方之類亦皆曲暢無不透交
遊皆一代名流如趙玉川德鄰權蒼雪斗經金承宣
海一宋梅邨命基志同道合許以莫逆其雅韻蔚然
云前配星山李氏良齋厚慶玄孫洛濱處士是樟女
一女郭儀九後配德山李氏贄女一男二女男之追
女朴增泰李義柟之追早夭無育嗣子涉二男二女

男穡稂女曺景鐸安濟重郭儀九一女李義檣朴增
泰三子聰誠黻餘不錄公卒于丙申三月二十九日
訃至遠近莫不嗟悼吊奠相望葬甘勿禮艮坐原前
配墓在推火山後配墓在含霞洞某坐嗚呼公天資
旣美學力又至其事親之孝居喪之哀疏財嗜義之
風好德樂善之誠固已行於家達於鄉矣是宜其立
身揚名以終其孝又推其仁愛之心於人必有所濟
而務厚於內而薄於外顧乃屢發不中則不待晚暮
而遽然而退以送老於山水之間若是人者有不可
以窮達論也邑誌之稱公以孝友篤行譜牒之述公

以文章學行庸詎非信蹟歟後世悉禍酷公稿八散
失中今見之存輯者詩文幾卷公吾先祖立巖公之
外雲也日翊九以兩家誼手其所撰遺事一通遠來
屬余以序次爲文以示後有不可以不文辭於是乎
撫其可傳者以爲狀

川齋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欒培字而悅號川齋蒼石先生之七世
孫也李氏之籍興陽者自將軍陽升始將軍仕麗高
宗朝禦契丹立殫歷四世諱吉文科通禮門副使封
興陽君有諱舒原八 本朝議政府左贊成是生諱

垠司憲府大司憲是生諱堰全州尹八淸白選 光
廟手書褒之是生諱壽川司憲府執義兩世皆以徵
辟顯德業聞望著在東史及蒼石先生諱埈 宣仁
朝名臣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行弘文館副提學
謚文簡公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卽吾先祖文忠公淵
源嫡傳與愚伏鄭先生同道相得焉諱在雅以儒者
薦 授童蒙敎官諱性至號西磵有篤學至行世稱
南州高士朴靈城文秀屢薦于 朝不及授官而卒
淸臺權先生於商山誌特立儒士錄是爲公五世祖
高祖也曾祖諱增實祖諱知遠考諱坤直並以才德

稱俱蚤沒不顯妣王山張氏處士趾哲之女文康公旅軒先生顯光六世孫服襲懿訓聞道甚備以 元陵己卯九月二十六日公生性質和粹儀度清淑所稟於內外世類者然也幼不好弄便岐嶷出羣篤於孝九歲喪妣哭泣悲哀如成人既長力學乃慨然自悟曰君子立德在於吾身非高遠難行顧汨汨場屋者不識世間更有佗許大道理可懼也日就從大父同福公受讀見解已超出人意同福公甚重之自茲以往從先進益友講質討論院齋山房無歲不會嘗曰吾於立老雖未之執經其親承音旨開端發用詎

下門牆之人也與族弟修溪升培昕夕講磨老而靡
懈於先齋率門子弟定節目設講以春秋朔望肄習
之爲國之心出於至誠雖在草野未嘗不烱烱於
王室每當朝家得失輒爲之憂喜戊辰花山鄉不逞
承逆邊皆有燒破　筵教事花校之藏戊申壬子
筵教導　上命也嶺儒抗章請討衆咸推公爲首戊
申嶺儒疏仲樊巖蔡文肅公公又爲之萬人表領樊
相秉執卽某年義理而嶺人之所講守者也庚申以
後局事剝壇一隊舊人鮮有能免於文網否則怵迫
章蕢往往失其所守二十年滔波刼燼之餘間有一

二言者卽遭竄逐公毅然以辨誣伸復爲己任率多
士伏　閤竟得請士論韙之其奉先也遇忌日必絜
齊腆物祭罷未嘗有一物歉於心墓所設置義莊財
頗饒粢盛之餘傍及婚嫁喪葬親族咸賴焉愼於言
敏於行聞人之善喜之如在己見人不善隱若不出
口宅心子諒處事優餘絶無機巧之萌不爲忿懥之
使自少至老未嘗失和於朋儕族親之間間或有不
諒意者不與較詰爭辨而處之泰然但積誠意待彼
自悟而已以至鄙民之頑不戢者以理溫諭無不感
服友道甚至一與之交終身不替聞其匈音食素以

終日年德俱卲屬望彌重朝著之間屢以爲言而竟
未霑一 命則命也以辛卯十月十八日終享年七
十三葬于內酉乾坐原配豐山柳氏必天女卽文忠
公之五代孫生一男一女男鏊文適李選基繼配沃
川全氏升德女忠簡公沙西先生湜六代孫生一男
起泰鏊績文有成就不幸早歿娶通德郎晉陽鄭榮
魯女繼娶醴泉權氏並無育三娶淸州韓氏有一女
適羅敬熙起泰娶通德郎安定羅致雨女生四男一
女男長夏教入爲伯父後次殷教周教漢教女適趙
雲增李選基有一女適崔觀植繼子文九夏教有一

子幼蓋公雖以布衣終其事親之孝追遠之慕勤學好善之誠疏財嗜義之風固已行於家達於鄉而中有所主不爲外物遷惑氣宇軒昂不肯俯首流俗處義理之關能守正而不失任尊衛之責又以身而先之類皆剛毅自立綽有古人風節是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則其蘊之爲德行之爲業而有裨於民彜世敎者有不可以窮達論也嗚呼偉哉公之季胤起泰甫以公行蹟一通授疇睦曰不肖未弱冠先君見背平日事行無以詳記則深恐其一有所得於耳目之逮者將過此而亦復泯而不傳子之王考江臯先

生與我先君道義之特厚子之所知也惟子念舊誼追先契著爲記實文字以示諸後疇睦顧學術淺蔑文辭拙陋其敢承當爲貽累於先輩事行之盛哉第以夙承公爲鄕長德鉅人而竊不勝其欽慕之私且其先故之篤自有不能已而近與季胤講好罙淺遂不揆其僭妄謹序次之如右以塞孝子之悲云爾

司諫院正言晩窩孫公行狀

公諱興祖字昌叔姓孫氏號晩窩其先屛山人始祖諱乙口麗中葉武舉爲節制使鎭北邊討賊有功其後入 本朝有諱安懋官都總管閭五世有諱胤業

進士號虛齋以文學行誼知名當世早登吾先祖文
忠公門又游愚伏鄭先生門於公爲六世祖高祖諱
萬善曾祖諱命三祖諱緻考諱翼振歷世雖不顯人
皆知隱德食報妣眞城李氏昌國女公以 元陵乙
酉六月初十日生生而至孝長而勤業事親敬長婉
愉承順不煩教而自中乎規法儷藻程文亦爲一時
儕流所稱 健陵壬子中生員居泮務以攻苦爲自
守不事羣逐俯仰甲子登 庭試文科權知承文院
副正字癸酉丁外憂公以初度失恃恆懷至痛竟未
祿養而遂當永感血泣毀瘠形骸柴立服闋日與良

朋友講討課叙以爲樂甲申十二月陞六爲戶佐郎
典籍乙酉十一月拜 肇慶廟令赴京謝 恩十二
月 除司諫院正言自是歸臥龍淵弊廬蕭然蔬糲
不給而處之晏如有爲言爲貧求斗祿者公歎曰顧
今豈謂無可言而忝言地不得有一言矣迺反爲吾
貧而向人作沾沾語乎素患阿睹遂成平生之疾失
明四五載竟以壬辰七月十三日卒享年六十八九
月某日葬于善山華山北麓坤坐之原配淑人義城
金氏禹彬之女有壼宜生一女適柳序春嗣子德恒
德恒娶義城金鎭五女無育嗣子寬周柳無男一女

李善敎公言語簡重而晰於是非性志峭潔而專務
寬裕孝父母友兄弟宗黨稱其敦睦朋友推其信義
平居恬淡妻孥不免寒餓至於奉祭祀接賓客極意
盡誠未嘗有歉然於心爲詩文思致雅逸而輒棄不
收今有遺稿一卷嗚呼世變衰下民不興行遺君後
親見利忘義者滔滔也若公忠孝之性通乎神明廉
潔之操皎如王雪有一於此亦足以風動於世况乎
兼有之乎旣不得少展布而卒困窮以沒世又其子
孫斷續無子如此天道之報施善人果安在哉公於
我王考府君同居鄉里至誠無斁公乎就我王考輒

信宿於所謂石竹精舍者觴詠相酬講論忘歸疇昔
自以髧髦至于丱冠隅坐而覿德焉受眷焉固息如
隔晨事而居然四十餘星霜矣疇與嗣胤亦嘗相往
來講世好今於嗣胤之託狀行也義不容以不文辭
謹序次世系履歷言行之槩而爲草出一通以竢夫
秉筆君子勘正云爾

謹庵先生康公行狀

公諱儼字思彥姓康氏嘗別自號謹庵高麗信城府
院君之渊其始祖也中世有諱仲珍官政府舍人號
臨鏡堂受業舅氏佔畢先生戊甲禍伯氏大諫公伯

珍受禍烈公坐杖流後　贈都承旨有諱景善號克齋與弟舟川惟善遊太學上疏請復靜庵先生官及舟川公及禍公卽其邑編配有諱在山蔭補監役號一竹登寒岡先生門曾祖諱處福祖諱錫大號松潭考諱胤祖號耘圃歷世以隱德稱妣安東權氏忠定公冲齋先生橃後成均生員正運女有壼宜以　英廟丙戌六月一日公生身長骨秀德性溫厚四歲隨母夫人省覲值祭祀同儕見餠果公呵曰祭物先食乎祭後食內舅信天翁息潤拊背曰奇哉眞孝孫八九歲受十九史于同樞姜公濾羣兒瞰長者出日遊

嬉公端坐讀不撤姜公夫人竊視歎曰此子必爲大人見母夫人稱賀耘圃公嚴於勸學晝檢程課夜久許寢不使之華飾慢習設於身體公未成童已作止語默凝然老成人旣冠往渭陽受四子洛閩之書不煩訓釋大義遂通信天翁曰惜生晚不及湖門公自聞舅說以立志爲先居敬窮理爲用工日有所事不以外物經心又就李誠菴挺洛學李公手書篤信聖賢不欺神明八字以勉之又嘗贈詩曰衆人皆外事惟子獨中心闇修須自力然後獲之深公之見重於師友如此己酉母夫人患風眩危公焦心不覺離藥

餌勸進涕隨言零問醫卜以至巫覡祈禱靡不極齊沐祀竈具冠帶拜跪達朝或曰鬼神之說不可信豈儒者事乎公曰求福固不可若爲親祈命何事不爲證候差劇靡常公或供善謔或讀諺稗以務悅意母夫人甚安之語其孫曰吾之少康汝父之孝也庚申母夫人以天年終公哀毀踰節含襚葬祭必誠信中禮喪中著至痛銘心錄其文一字一涕屋後有竹林幽窈構小齋日靜坐其中有詩曰數楹茅堂倚小岑箇中閒致契幽襟年來漸覺靑山好只恨靑山覓不浚盖藏修之志也鄭立齋先生講學于商山公往來

請益又嘗遊南損齋之門得於觀感者蓋深嘗曰立
翁光霽損窔壁立退與吾王考及南公漢皜崔公晉
行爲切偲而同里而相厚者金公翼昊也嘗謂弟從
曰名利非可念富豈易求惟讀書爲學足以忘勢而
安貧君輩其知此味耶不喜舉業以父命勉從晚登
上庠從此遂絶意名途惟溫理經籍積累演繹嘗患
熱痞當暑劇猶手不釋卷㥁耋非衰境可堪而欣然
飽顔髮皓韶粹然長胤庠公患疸瘤公曰汝之疾由
立志不篤外物常勝以致姑且置死生日近書冊味
無味於消病不無補耘園公性嚴敎子姪有法耘翁

年八十餘公亦老白首日侍坐和敬盡其道不敢少
放過雖氣不平不敢廢巾櫛矍然若不勝衣而起居
飮膳未嘗須臾懈辛卯二月耘翁下世公已六十六
歲哭踊哀戚見者惻怛襲斂親執甚敬謹旣殯氣力
奄奄莫保胤公泣曰大人前日謹傷生戒今何如是
公曰我未老而衰往在侍奉猶懼不克終養今事畢
正如遠行者歸家放心路遽自發胤公曰大人果以
今日爲事畢耶夫居喪盡禮整理家事爲可繼也然
後事親之始終備矣公曰爾言可癸巳正月沴逼出
書齋感疾謂胤公曰祥事不遠吾將還家竟以是月

二十六日考終于書齋葬開寧紫文川辛坐原公平
日簡重未嘗曲意徇物人有善樂爲道人有好文字
輒錄觀之善訓蒙其鈍吃令人氣滯諄諄誘解隨才
品皆獲其益嘗曰人之日用無非與人接一毫未盡
獨不歉於心又曰愛親者不敢侮於人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人於家或以孝稱待人有侮慢底意非眞孝
也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天地生
物之心也但人爲私所梏克伐怨欲無時不行此雖
從事於學非心學也胤公嘗問好議論人長短豈是
非政法人之惡行古人所戒然程子格致說曰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皆窮理也此言何謂曰人生莫切於身心心之所發身之所處善惡存亡之幾其變無窮不容少懈彼佗是非長短何關我枉費說哉然則古人之戒非惟有所愼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至於格致說只以誠意公心觀理之是非而有以裁之如溫公論曹操遺令事朱子論蘇陸陳同甫學是也何嘗持心險薄好發人陰邪爲窮理之事也胤公觀退陶先生答吾先祖立巖公書曰示童子習未知出於何人其書言孝悌彝倫編布豈不幸補世教但須尋其所從來知爲某爲而後爲之蓋傳其書而

不知人或其人不足法不無悔故也然古者不以人廢言今以人不足法并廢書恐非樂善底意如何曰人之學不躬行心得掇拾古人糟粕要觀美後世其言雖當理曷貴哉心經所摭固皆聖賢格言後人尊信以其出於西山也余讀書頗有劄録每念先生之訓不覺憮然而不敢以示人也於書尤喜濂洛書如心經太極圖說西銘汲註解如誦己言每中夜無寐嘆間清音不絕嘗百選退陶書上案熟複極其趣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吾於退書見之又手抄言行錄要語蚤夜奉閱以寓景行之懷務自晦不求知嘗曰

人只患無可知之實苟有其實今雖不知後必有知者知其無實今雖可欺後世安可欺及公殁篋笥中得顏子實記觀書隨錄理氣集說統書提綱謹庵拙稿者凡三十一卷胤公執冊哭曰父子同宮固知有此工亦不意知是篤人之知不知何論嘗觀公病中書懷詩曰讀盡聖賢訓反求心性全且將膚淺見付與子孫傳公之志其若是已書法不自居方峻見心畫詞律平易無華其出於性情者然也配善山金氏生員時鍊女孝友慈詳甚得婦道生一男敏淳生員亦以儒學著名生七日而宜人殁先葬紫文川至是

同塋後娶烏川鄭氏師汶女生勉淳生員女張齡鶴
敏淳娶柳光濂女生起寅起正起元生員女金琮遠
柳藼祿勉淳娶鄭璿女生起中起和龜植龍植女李
禧斗張齡鶴一子頤燦一女申某起寅無子子起正
子文然一女李河秀起正二男二女男文然次幼女
郭起桂鄭壽基起元七女盧胄赫李萬瑛餘幼嗣男
亦幼金無育嗣子某柳三男一女男秀睦參睦餘幼
李禧斗三男一女男長某次某次某女姜某諸孫皆
種學績文而起寅起元最稱噫公爲人敦頎天資和
順其於學負帶樹立自家庭淵源而又聞適老先生

爲吾嶺宗主得以依歸尊慕師法則發軔伊始準的
克明於是潛心大業日肆其力究極經傳會元統緒
歸宿於朱退南谿立實大聲宏傑然已通儒矣公既
地頭甚高門路甚正志氣之偉如此學業之富如此
天又假之以靜暇暮齡俾之以成就氣愈遜而理愈
實道日凝而德日聚粹然發於面貌充然見於酬酢
者蓋皆本之於奮興建明之志而從容乎仁義禮法
之場濬之於疏通高廣之識而持循乎矩規繩墨之
中故其得之於性而擴之於心體之於身而著之於
行者致於愛敬而父母順之制於和毅而室家刑之

詩於訓誨而子弟率之推之於朋友而朋友信之達
之於士林而士林仰之若其細行疏節並可記可述
而非公之大致也勤劬一生不過至於小成老死嵌
巖無所聞於當世何其闃之甚也公與吾王考自少
友善老而彌篤講討敘還往書牘蓋有人不及知
之樂公沒之翌年王考又下世矣疇睦家貳不類然
始冠貿緣拜公於鑑湖之舊宅知其為王考道契而
慕仰公固異於他長老公亦以故人稺孫而眷眷之
特殊居然星霜倏已四紀彼此遺孫相對語到淚落
而已日公之孫起元氏奉其先公所為家狀及觀書

隨錄來請狀行之文曰王考捐背未幾先考下世伯仲阿姪淪落獨渠在世未死前一念此一事耳是庸委託於子子念先誼述舊聞著爲記實文字示諸後疇睦雖學識淺短於公之事有不能自外者存謹受而不敢辭蓋公學問窮格之緒旣嘗末之淺和而細抽矣今因所謂觀書錄者見焉其精深微密包羅博大之論或入於造化之原性情之德日用彝倫之實或出於事物之繁典禮之數天地鬼神之奧凡所抽端啓鑰皆從平日積累充闡之餘而其所自見獨得之境有不可窮要文非短綆所汲也嗚呼公其殆不負

所生者矣於是因胤公所述狀本而刪潤序次如右
以恭俟夫立言君子財正

處士李公行狀

余嘗讀李訥隱先生集見其外王考李處士公遺事數日諒哉言也質而不華簡而不辭君子辭哉亦其外考事實行可知耳日處士八代孫進士壁洙養直其從弟學洙春處士公家狀及訥翁所爲遺事來請余狀行之文至屢余惟義不得卒辭別亦何敢外訥翁而爲之辭公諱惟馨字德明姓李氏公州人始祖喬松仕麗朝勳封公山府院君李之貫以此入　我

朝有諱明德號沙峯官判中樞 贈右相諡恭肅享
公州鳴灘書院是生工曹判書諱光弼判書玄孫生
員諱誠於公爲高祖曾祖諱碩幹進士補寢郎不仕
祖諱庭憲與兄知縣公諱庭堅有文望見 國家以
南警設武擧遂投筆中科從助防將南下爲釜將鄭
撥所邀難作竟與鄭同殉後 贈左承旨旌閭知縣
公爲郡義將錄原從勳考諱瑛宣敎郎以承旨公子
入主知縣公祀稱文行娶綾州具氏護軍息賢女松
顏處士贊祿孫 萬曆丁巳十二月十日公生幼有
至性十一歲失恃號擗奠祭如禮鄰里稱之宣敎公

早嬰奇疾不能視物服食便旋須人公自兒侍疾在
側未嘗離進饌必嘗旨朝起必煖服廁牏必躬除及
有妻子可以代不之使嘗曰父母不潔豈可使人見
之癸未宣敎公遘癘兟公嘗糞驗差劇沐浴籲天氣
絶血指注口得穌後十九年以天年終喪葬皆無憾
廬於中門外足不及內身不脫衰滋味不近口血泣
終三年鄉人上其事 顯廟命復其家公常痛母夫
人早世先公廢疾歿値諱日隕慕如初奉先也鏞蔬
精辨爨圭躬檢老不廢壬申十二月一日考終于寢
享年七十六公持遺體甚謹未嘗毁自幼少齒髮爪

甲翦落者收拾貯置及殮納之棺公無兄弟弱齡遭
故業遂廢不能專力治文好觀古忠臣孝子之蹟常
以小學書爲一生受用地宅東構小亭爲養親鑿沼
種魚築圃樹蔬列植奇花異木春夏交芳香綠蔭奉
先公其間每日必白某樹花某蔬芽時候外間無不
聞醫藥水陸味咸力備聞人親病無親疏下賤問其
劑宜有則必致不待其子弟之來求以故家蓄多之
則具一妹夫婦夭有孤幼收育嫁娶不失時姑夫羅
梅陰以後家淸寒倚公公事之如叔父事必咨而行
姑子視公如父天性忠厚誠信待人接物雍容樂易

治家處族恂飭敦仁忿厲不形機知不萌凡處心行事度於義不可則不爲嘗曰有所爲而爲者僞也必無所爲而爲之始無愧於爲人之名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人能盡己之心而不置物我於其間聖賢爲學之實亦不外此蓋公平生渾是赤子心雖未能專力於進學節度然其所修爲無不暗合於道金鶴沙先生稱之曰此人世所罕聞嘗薦之 朝竟不得一命命也配醴泉權氏學生檢之女著壹宜先公十年卒後與公合堋于郡治南冠石先壠西巽向原公有一男四女男慶宗壽職護軍有至行女適黃

命老李後龍朴楯權德麟護軍四男齊良齊尹齊說
齊鼎黃一男六女男世平女權灤權漢弼尹成甲宋
奎徵秦仲和宋德夏李一男五女男光庭以有道薦
進官洗馬號訥隱文章行誼伏一世女朴宗錦權涵
邊彥聖朴東杰金仲朴二男二女男昌漢昌朝女閔
炯心柳大臨權二男二女男是大是元女許㞳宋德
純齊良無子取齊悅長子元勲奉公祀餘不錄嗚呼
稽公所行履則是豈不誠君子人哉孝悌爲人之本
先賢難之固窮而無怨尤聖人稱焉行成年享而側
陋未揚吁何其嗇也嗇于已者豐于後而時亦有早

晩焉尊道好善篤厚忠信繼述立揚以顯于後者不得無望於養直諸公是爲狀

晩圃鄭公行狀

公諱惟城字聖集姓鄭氏海州人高麗大將軍諱礎其鼻祖也問三世有諱鐵堅知縣號松亭力學爲世推服生諱鵬世所稱新堂先生官弘文應敎爲東方大賢其後世有諱蕻副總管丙子南漢之圍以忠績聞生諱東望節度使著淸白於公爲五世四世祖曾祖諱緯世祖諱崳俱蔭考諱胤新有隱德妣昌寧曺氏知事夏觀女繼妣星山李氏天杞女公曺氏出

英廟辛酉公生幼頴悟五歲入學已知文理稍長常
在長者側有好說話潛心聽終日夜無倦見者異之
先公授小學曰初學若寬緩無所成公研窮經傳傍
通子史弗知弗措書其屋曰好古就江左權公萬之
門業日進嘗與曾月瀨鳴國洪 庵天休金齋省齋
崇德友善議論高古文詞奇簡而程文不合時屢試
屈以親在不廢晚始解鄭滄海瀾曰聖集文字字不
蠹弱冠丁曾氏憂哀毁若不支奉先接賓如禮參酌
常變名秦先雜儀爲一家規嘗恨家世文獻蕩失於
兵燹輯家傳以寓慕甲午搆小屋扁晚圃左右圖書

箴銘遂篤志向上常以太極天命案上三圖合爲一帖潛心翫竆以爲案上圖卽新堂先生傳道之詮在此摭取濂洛關閩陶山緖論以類附各目下李華陰師靖名曰案上圖集說趙舊堂沐洙書其後曰所集之說皆論學治心之要發明白精切各當其冐與心經附註同一關捩云所居畫冠童日課次第之圖使子弟朝夕講習與諸弟妹友甚篤有過不可責以情意未孚反己治家御衆一以誠意親故吉凶隨處盡心舊堂嘗曰孝於親友於弟信於友以是願交者衆如李華陰南樗翁鄭三退諸公是已　健陵戊申

十月初十日考終葬伏牛山先壠案山某坐原得年
四十八配平山申氏某女生一子不育以從子選爲
嗣武殿中監二女長李在嵩進士文科正言李在淳
殿中一男宗鐸四女金某康來魯高某尹泰佑在嵩
男潞在淳男彙斗彙承文科前承旨彙闓宗鐸男瀷
武今都事瀷男根德根亨竊惟以公之美質至行生
於名賢之家文承賢父之訓養之以正修之以學是
宜立身揚名以終其孝又推其仁愛之德於人必有
所濟而天不假之以年中途而歿重貽俞博之慽此
古人所以有憾於氣化之不齊也公之從孫前府使

宗鉉氏手公家狀一通來要狀行之文於疇睦疇何
敢屬辭比事以犯不韙之罪也顧其請益至遂撰次
隱括以竢秉筆財擇

一愚周公行狀

公諱善胤字述綏姓周氏系出尚州其上祖諱瑜進
士號陶隱麗季隱不仕高祖諱文佐生員號敬軒曾
祖諱世鷹教授祖諱恪官僉正考諱國楨號果隱妣
南平文氏判官仁範女以　宣廟壬寅公生于江陽
第幼有至行四五歲見果隱公常定省大碩人亦是
起隨父省次省母夫人見者莫不奇之十歲果隱公

寢疾彌月公侍湯憂瘠每夜半拜天禱病尋愈人稱
孝感自此以往力學學日通研究性理講磨道義與
姜寒沙先生大遂曺牧使挺立鄭靈山暄相遊從推
重丁果隱公憂哀毀幾滅性日先定祖母寢待祖母
睡夜分哭定靈幌倚苫覺交曉雞鳴先哭省靈幌因
入省祖母家人恒不知晨昏哭奠之時及祖母喪執
喪踰禮母夫人六載病沈銃公恒置身牀鑪畔日夜
手藥饘糜懈既喪廬墓終制見者愈益賢之公從事
小學書敬以存心誠以持敬築室枌谷靜暇自適與
沈月溪日三鄭進士仁濬郭進士壽貞周守口齋孟

獻講經旨設鄉飲禮嘗曰名教中自有樂地非膏粱
而飽非文繡而美非鍾鼓而樂聖賢豈欺我我階庭
種松竹圖書四壁焚香端坐如愚號一愚晩以大耋
授通政階 肅廟癸亥六月初十日以天年終享八
十二配瑞山鄭氏宣務郎滑女有六男寧宬嵩騫稱
寬子孫甚蕃皆不載公生愼老之家稟仁孝之性凡
奉親若先一出於至誠不在文具之間親疏有喪食
素救視吊賻先於人死而無歸者使之殯於家是尤
公平生之長也鄉閭上其行義於 朝而不報嗚呼
內而子姪宗族順軌而則外而鄉黨莫不敬服壽考

康寧嗣後蕃昌則善人之福蓋未艾也六代孫炫旭遠來溪上屬公狀德之文辭不獲觀其遺事儘實行也依本文略加刪潤而附以數語于末以俟立言者去取焉

處士鄭公行狀

公諱胤新字述甫鄭氏系出海州在麗世居松京有諱初大將軍殖巨盜屢立功其後移居嶺之嵩善歷數世諱鐵堅號松亭舉有道爲咸昌縣監與弟生員銀堅吏參寒碧齋錫堅力學以斯文爲己任生諱鵬卽新堂先生於公爲九世祖高祖諱誠副總管從

仁廟南漢著忠勞曾祖諱東望兵使世稱淸白祖諱
緯世考諱崱錫早卒不顯配眞城李氏松齋堣後某
之女壼範甚宜通書史 景廟辛丑公生生有仁性
自齠不折萌芽不傷卵胎凡畜牧聞聲不忍食見者
異之六歲遭先考喪已知執喪平生以不逮養爲至
痛事伯考如嚴君奉養母夫人無違四時佳味必先
供有餘與李公光新共使李公撰貧婦辭令子弟歌
之悅親心從弟趾新請同事弓馬伯考曰門戶之責
不在此公以伯父命往拜訥翁李公及權江左萬甚
見重又與朴南野孫慶崔溗溪興遠爲道義交與李

公從弟又新聯牀勤攻不屑舉業臨科有一文人請
代製公曰得失有命非義吾不爲其人媿服公記性
超倫寓目輒誦 國朝事蹟先輩出處山川形勝郡
邑沿革如指掌處家居鄉孝友謹慤賢不肖咸得歡
心丙寅伯父公宰慶興病革從弟趾新在京公獨處
牀鑪畔竭心力及喪附身附棺稱情朝夕哭不絶府
人感泣公嘗曰人無不善惟敎導如何不求備於人
家凊寒値丙丁荒饘粥或乏賙貧窮多賴活又有士
族崔李兩兒奉母漂寓使安頓成立昆陽士人謫本
府公憐羇孤曰於我館與之同居逃奴婢數百口跟

露入勸之刷曰賤何可長賤火其籍己丑從弟趾新
出宰横城公覲伯母遊金剛南野朴公序以送之乙
未丁內艱時公耳順哀毁備至朝夕奠不使子弟代
所居與宗家間祁寒盛暑不廢晨昏于伯母伯母曰
老人何以常執小子役己酉七月十二日考終享年
六十九葬于開寧炭洞亥坐原前配昌寧曺氏知中
樞夏觀女繼配星山李氏天杞女有七男四女敎以
義方其嫁娶不論財只問其家性行男惟城惟轍武
科郡守惟默惟章惟魯惟旭惟儼女鄭必儉韓禹輔
權某朴慶佑孫選武科殿中入嗣惟城選惟轍出出

以從姪瑾系璡惟默出璣琇瑊惟章出琥惟魯出琦
系惟旭瑨琦惟儼出琦出曾孫選子宗鐸瑾子宗錄
璡子宗鉉武科前府使宗鐼出璣子宗喆宗 出琇
系子宗鋌瑊子宗銑琥子宗鍍宗鎰宗錡宗 宗
琦子宗鋎玄孫宗鐸子瀷武科前都事宗鉉子泌武
科令判官餘不錄宗鉉氏以家狀授疇睦俾爲之狀
家狀卽惟旭氏所草實而不華尤可感歎嗚呼公以
新爺之後孫訥翁之門弟涵濡於家庭淵源有志有
行仁德爲多固當享有名位而顧乃隱淪以終身是
所謂不贏於其身以裕其後者耶府使公屢典府鎭

蔚有名績其進蓋未艾也公之事行雖不多要皆可
以爲後生法不可以略也遂按家狀刪述而序次之
如右以俟知德者考焉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總府副總管老圃朴公行狀

本貫全羅道順天府

曾祖諱慶裕 贈司僕寺正

妣清州韓氏 贈淑人

祖諱命俊 贈吏曹參議

妣全州李氏 贈淑夫人

考諱聖洙 僉知中樞府事 贈吏曹參判

妣缶林洪氏　贈貞夫人

公諱光錫字仲翼高麗三重大匡英規之後也大匡

夫人甄氏後百濟萱女也大匡見萱子神劒囚萱於

金山佛宇與夫人議遣人告王太祖擧義請內應太

祖義而許之遂討神劒誅之爵左丞爲開國功臣入

本朝連世達官皆以德業聞望載東史諱仲林官刑

曹判書集賢殿提學及於丙子難至　英廟己未追

復官　正廟癸卯　贈左賛成謚文懸公是生諱彭

年謚忠正公世稱　端廟六臣忠正仲子珣媲李氏

當收孥自求屬大丘爲取故鄉有遺腹得子男適家

婢同月產女易養之名朴婢　成廟朝李相克均按道招見收淚曰汝長何以終諱　朝廷即使首實上特命宥之是爲諱壹珊子孫因居是邑世授門蔭忠正後至七世諱崇古蔭補　東宮左翊贊　魯陵至是復位祔　太廟節死者諸公危忠大烈轟雷炳日而諸公家盡滅無遺獨忠正公後孫公在凡係遜粤前後事實及忠正傳後之圖殫誠竭粹文獻於兹大備是生諱重徵又官　東宮右翊衛以清謹名嘗以太學掌議當牛栗黜享議還鄉大諫金公夢陽戚地也書問處置主義公答禍家遺裔勿干他是非直

先訓如異見豈不立異知舊皆心服公無他於公爲
高祖也僕正吏議數世躬行仁義而不顯參判公號
歲寒齋早屛舉業樂志林泉專以教子劬書爲事文
學行懿爲士類賢重所著有狂夫言古今人鑑等書
以侍從父推　恩僉中樞又三世之　贈以公貴妣
洪氏望族士人必龜女副提學木齋先生汝河曾孫
累贒襲德歸于有道淑身持家甚有範則公以　元
陵甲申正月三十日生幼而明敏自入學才思頴發
不煩教督間自鉤解所得一二義仰質歲寒公喜
之幼時負氣與羣兒嬉輒凌軼辯詰究勝歲寒公適

見呵之公潑自悛責王母李氏賢有識母夫人性嚴督厲兒少不小貸嘗命諸兒賦白雲公時八歲應口對白雲點點魚龍鱗王母夫人大奇之語歲寒公曰此兒當貴惜吾不得見鍾愛寀篤甫成童能自知勤力學業務記覽治文詞已才名有聞歲寒公就六先生祠下窈谷搆小屋遺遣世事書史自娛伯兄錦酉公承家凋落著力於養生喪死無憾之道砥厲文行絕意進取公曰吾可爲門戶事事親餘攻苦功令循序孰講微辭奧義必就質於父兄師友參以先儒定論不似經生講子口耳騰理也庚子丁母夫人憂柴

毁骨立持喪之節能式禮不懈壬寅制除工業遂通每入場屋稱明經擧首必先數公講儒于進爲近世謬例公恥之或曰一見當路榮進可期公笑謝曰窮達有命當任之乙卯擢乙科第三名未唱臚有枉己者欲枉公公不屈曰是不徒守己志第先志是明也士論韙之莫不倚重焉秋分隸承文院公纔出身被人狠怒無意晉塗躁進尤素戒也恩歸以後自屛於田舍與錦兄侍先公日尋理經傳及歷代史我東因革 國朝故實儒先言行無不親承緖論講究精義十年居鄕未嘗一迹京師語不及時事甲子正月例

陞六品乙丑　除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又拜全
羅道都事實困屈之也丙寅十月拜司憲府持平己
巳七月出守藍浦縣當稅船孔路土鹵瘠征徭劇民
不堪命乃撫邑例田政不便於民八九事請勘革臬
司不許公以去就爭之得請己歲大侵需米隨豐儉
納直至是藍俸厚以豐例納之邑多豪右爲猾瘼一
以法不少撓未歲凋瘵漸穌飢口賴活時老親八耋
難於遠邑而旣貧無以養強赴焉甘毳之具手自檢
封縣信相望於道明年春歲寒公捐世　公千里奔赴
屢絕而穌在途哭擗官隸哀動至有不能寢食者旣

葬五日哭墓風雪雨暑未或一廢纍然憑短僮樸馬
任其去來過晷伏塋抵暮哭殯所居屋卽先公晚築
而爲公析居距伯氏宅間一岡公侍殯終制未嘗到
私居或有故到家亦未嘗移日錦西公篤於哀慕至
不欲全公寬抑以慰之壬申服闋甲戌春陞掌令乙
亥四月拜弘文館修撰是錄也公族孫某同被選金
長官履喬以一門二錄難公李公鼎秉參會圈謂長
官如存拔何不取老楊宿望必屬年少新進乎錄可
罷此執不可奪遂幷選有臺臣相繼彈錄中人金相
載瓚劄奏臺習不靖諸宰臣曁玉堂洪益聞連疏以

明其被誣狀公亦引義不赴 上命兩臺削寘十月
拜司諫院正言丁丑三月復 除持平戊寅三月 召
除修撰選知製 敎己卯閏月拜副校理公赴
登途上疏論蔡文肅公濟恭伸理略曰 先大王臨
御二紀衛世道立人紀者是秉執之大義理而于時
在下對揚卽追奪罪人蔡濟恭也濟恭五十年立朝
本末未可一二言之至若金縢書頒下實由己酉之
疏 兩朝之慈孝益彰朴在源請褒首發爰立之初
一心之秉執有所嚴斥淑昌宮承言色之僭猥保護
坤殿逆折德相賊投凶疏之奸萌奠安 宗社 先

王特許義理主人濟恭自任義理闡揚此實平生立
身事君大樹立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及其弓劒
纔閟有此沙弩逞憾技摘無所不至至加邪魁之目
尤極巧且憯矣蓋此邪賊載籍所無之變濟恭自其
初發明目張膽期於廓闢章奏之間極言竭論 聖
批嘉奬焉可誣也彼洪義運李基慶姜浚欽賦性憸
險行已陰譎外託斥邪之名內懷挾雜之計濟恭惡
其似是而非禍人家國故麾斥之不少假則此輩蓄
憾必欲甘心候隙乘時傳襲裕賊餘論承望煥觀陰
旨乃以至醜之目勒定至重之律至冤未暴世變層

生至有洪義浩對下之章而肆口詬辱搆揑罔測儒
臣趙秀仁之疏言之盡矣濟恭之寃與不寃猶屬一
己之私臣之所深惜者 恩誅之褒尚如此丹書之
罪名如彼義理由是而莫伸刑政終歸於乖當尾陳
漆谷府使成東一架山移邑不法狀喉司以違格拒
之公隨即投呈 上批議廟堂尋還修撰轉獻納庚
辰正月拜校理又四月七月連拜校理辛巳再 除
副修撰歷正言獻納侍講院司書文臣兼宣傳官壬
午又三爲校理間經獻納慨念人臣進言見可則進
見斥則已年前一疏稟處有 命自下掩格瀆擾獲

罪分義所甘又謂國之爲國民之爲民亶由於三政
得宜挽近爲官吏谿壑公私俱敗遂疏申伸理附以
三政之弊官吏之罪請所在糾擿勘處 批深納旋
移掌樂院正出爲北道兵馬評事北俗雜胡羯嚚悍
易怒易怨守宰率武人多不法公申明約法巡邑監
市劾發無所避守悍民懷細布黃紙蔘茸貂鼠產北
者一無所私歸槖只鄭農圃文孚李鵬壽等倡義錄
數冊竣事還癸未拜副修撰者三轉成均館司成司
諫院司諫司憲府執義又陳海校船人貸視封山偸
弄官船狀 上命飭本道詗禁甲申爲兼司書連

除司諫副校理執義司成乙酉　除修撰者三司成者二校理者三或連日見拜或一月再任玉署　經筵　召命荐降一切處義不得周旋論思一展所蘊是公平生之恨也是年冬　特陞通政階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丙戌丁亥屢　除同副己丑入戶曹爲參議庚寅四月遷同副同日陞右副自是屢轉同副右副至左副時　翼廟薨逝公哭　因山南還十二月爲安邊府使府素稱劇邑又北路咽扼使星守宰之北者往還由此供億責於民百般公至悉蠲之其不可蠲者以出於官代之土風強悍健訟前是爲府者

率養閒滯訟堆積公年已老剖決無怠案牘爲空境
內多豪勢家莊屯爲民苦公一以法裁之不使濫恣
束吏尤嚴終始不饒羸弱得所猾胥埋怨申伯在植
嘗稱公老而爲治不衰申去而宿喙者來代吹索苦
無辭竟以衰中之壬辰夏罷歸鄉山自是爲終老計
甲午冬 純廟賓天公奔問卽還丙申冬赴哭 國
祥曰吾自是永謝朝端而遭逢 聖朝薰沐恩澤今
於 大耋諉以老病休退有殺於禮豈義分所安也
自壬辰至壬寅停望十有餘年未嘗幾微見於言面
堂前鑿小塘種蓮灌魚於其中手自蒔花栽木以敎

兒課農爲日享高朋老伴還往接續講討經史田間野次時從農夫逌然問答不知日之西夕年踰八耋氣貌充旺癸卯正月　朝廷以優老例典陞嘉善階授漢城府右尹遷副總管同知義禁　經筵特進官乙巳三月十九日考終于寢享年八十有二臨化之日猶陽陽不亂口中諄諄皆敎戒子孫勤力學文保守先業之語訃　聞吊賻如儀六月壬支葬于星州吾道岡之坐乾原丁未闋祥　上遣禮官致祭公天稟剛介確然有不拔之象氣韻祥和藹然有子諒之意事親盡愛敬之誠嘗以先妣早世而不逮終養先

公見背而不及終身爲至慟語及輒嗚咽淚先知其情者諱不忍提析居之屋制作隘陋不之改構以寓追慕外氏無後奉外王父母祀極誠潔洪氏庶孽偷塚於外王父母塋內八耋猶肩輿數百里親入詞庭掘去乃已捐資爲置田奉奠之具友于甚篤與錦兄李公聯牀共被同榻對書有疑質有扣應一時著文行世之爲人家父兄者咸豔說而爲子弟指而勉焉李公先歿育其二女無間己出庶妹三人不置分限專主恩義伯公以大蘊抱竟不錄一命公自以身上緋王語及輒歎咤不樂長子長姪倚仗者同時夭折

公寬慰伯公外若無嗔容每當季公子姪之祭違宵
啽坐終日瞑目但沈吟而已蓋其理家一室之內內
外上下務以和平不置愛憎惟以含忍爲第一義閨
門則使之讀賢婦淑女之史而臨觀之處親戚姻黨
一以誠慤終始不渝居官事無巨細盡心審愼坐衙
必正衣冠未嘗以褻服臨吏民常曰東吏主嚴而嚴
中有和使民主和而和中有嚴於儕友交際之間相
與甚洎如至是非論辨處不爲苟合　正純之際賢
才蔚然而標榜競起夸毗成風黨伐相傾動有機穽
公嚴之坦然實未嘗倚著然義之所在觸時諱犯衆

怒而行之毅然若一二章奏不過發明素蓄耳見爛
掇或有言官論人書顯處曰言官尊重顧爲華黨之
淵藪柄壬之鷹犬耶世路日險進塗日跲至如三品
諫長亞卿該曹除是三司宿趼以外宂散卑下者流
靡不踐歷獨於公尼而中之然亦無以言語而顯然
斥之也公心平氣和每溪堂靜坐竊覵體貌敦碩髭
鬚郁然眄睞之間中心之存隨處發見性勤儉不喜
芬華常以侈靡爲切戒語子孫曰先世以清儉傳家
至吾身有愧祖先多矣若輩尤宜戒之每言士大夫
有營利之心餘無足觀雖貧甚必盡誠待人曰人家

無客由待之薄寧有入來入家而待之不盡心乎傷時悶俗老而彌切愛君憂國發之夢想嘗喟然曰紀綱紊矣廉恥喪矣何以爲國乎晩以老圃揭稱間有老圃散藁二卷配　贈貞夫人李氏籍廣州大司憲元祿五世孫晩覺處士東汲之女明敏淑愼婦道甚備孝於父母既嫁不衰事舅姑尊敬極盡下逮旁側委曲逢將咸得歡心性純儉罕服絹帛安於貧窶或時簞瓢空無幾微色其奉養竭心力不至匱乏勤於女紅自八門之始夫子於塾菴攻苦明經覲省外在外者居多暨出身登朝至休退優閒而不知家產有

無者七十年凡係佐工應用之具隨時便身之物無一不倚辦於手分老而靡懈隨公在官亦未嘗一毫累公公所成就實內助爲多云自結髮至回巹無一言或違公或有過於族惡處輒規諫得請愛子女極其慈而教之以方使婢僕撫以恩而御之有法閨門之內當雍如也先公七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七葬于大丘甘勿里巳坐原二男五女男長基載次基戩俱無子弟之過公甚安之長公種學績文有成就早卒李公擧司馬亦不幸中途奄逝女長適崔雲翼次李建秀次李邁基次鄭民秉次金斗欽文

科今弘文校理長房有二男三女男奎鉉喆鉉喆鉉
生員早歿女柳疇睦李相燮李能源李房有二男一
女男珽鉉生員璿鉉女姜林馨崔四男二女男觀植
華植坤植萬植女李在薰申夔協李二男四女男相
善相喆女李達久金濟欽辛潤琪宋二洛李二男一
女男牧九龍九進士女李晩遇鄭四男一女男及愚
慶愚直愚百愚女張祐遠生員金二男三女男洛周
洛中女柳道性李晩寅姜鏐奎鉉一男一女男幼女
李能佶喆鉉一男海鎭珽鉉一男海林柳疇睦三男
道奭道禹道尚李相燮一男二女男晉煥女金奎錞

安益遠李能源一男二女俱幼餘不盡錄總內外曾玄一百餘人大槩言公平日持論處己之方其可記之大者有三當釋褐榜出族中人卽抵書云發軔之初不可無趨向之一定詳細商量無致後悔公答趨向自有先世一定已知所以謹守之義今日不可無商量後悔未知所云及唱臚拜蔡文肅文肅曰盍見賢息齊公曰未見其賢何以息齊蓋其人新以時論進知公議不與也又內恨同堂一邊持世論特立欲因公發身事會謂可以啗而致也然而從也而其於公守正不撓何哉公素有阿覩疾自此曾廢之說遍朝

著爲塞公晉塗之媒時公年少氣銳處之恬然不事
分疏親知咸服其雅量樊相秉執卽某年義理而嶺
人之所講明者也庚申以後局事剝墮一隊舊人鮮
有能免於文綱否則怵迫章黃往往失其所守二十
餘年滔波刼燼之餘間有一二言者卽遭竄逐伸理
邊說固難造次蒙 霈而亦非敢田野之衷斷不稽
而進也嶺紳諸公親被露吹於探地以及於顯用者
不爲無人率亦噤喑雖盱莫有先之公因辭疏洞陳
其秉執誣枉事亟請伸雪歷及煥觀裕達大懿兩洪
姜李附麗縱悖廟堂寢之然自嶺進者始稍稍繼論

矣專山韓公致應書鶴棲柳公台佐論儒疏事云樊
翁事嶺中宜有疏論而寥寥無聞朴李兩學士旣爲
之倡則士論之繼起卽次第事李卽李公泰淳而亦
於其時上疏請宥蔡公弘遠洪公時濟丁公若鏞三
謫及尹公奎範廢杙疏鬱之典而不及於伸理本事
者也李因是陞資而公無所與公之爲大義倡眞可
謂粹然一出於正而人無間然矣其在安邊也柄戚
某姓人差設亘溝於境內臬司列邑奔走致力吏以
本邑效款尤當各別屢白公如不聞戚差憾之人爲
公危適朴相宗薰按臬朴亦於數年前聽屬亘者謂

公於政院嘗斥渠爲無狀小人出嚇語及是因戚旨
弁己隙陰中之嗚呼此公之終始耳公家文愍忠正
忠烈旣光顯於百代又其涵虛木翁直道風節有自
來矣內外世類衆美所萃則其識明睿其才英斷其
節不奪其操特立蒼黃迫之無枉步威武臨之無失
辭脂韋骫骳之端息於中苟且悞懦之態絶於外早
燭袒免向背之幾守經而不渝中陳忠枉伸辨之論
秉義而先倡逮夫晚年不徇椒壬見尼臧氏則豈不
知其遭斥而不復有意於當世矣位不滿其德施不
盡所蘊士林公誦莫不傷歎然其割親距異之義衛

道扶義之章明如日星凜乎霜雪則其所以行其所
學而措諸事業者抑又何加焉余其可以阿好而有
所浮實於隻字哉近公之長孫奎鉉泣語疇睦曰王
考音徽寢以日遠而狀行記實迄未有所屬比年李
父見背小同今髮種種矣世間萬事都管他不得獨
於此不見就緒將遺恨無窮狀吾王考非子不可惟
子詳記謹書一通疇睦作而曰如不佞可以立言贊
婿之狀聘君今古何限顧疇睦其人歟自夫出入門
館之後至今文識短劣人又鹵莽何以爲萬一之承
當而第伏惟念此等文字若不出於平日親炙叨陪

之地立言君子亦何從以爲刪述之作也嗚呼疇昔
之事公首尾二十年矣及其識慮少進接閱漸久追
思默量則公之一言一行無一不本於義若無所施
而自有成法然後方喟然有悅而未學之歎至今若
存若亡無有實地之可據以爲安則有何見識可以
形容德美之萬一以傳信於來世耶奎鉉君之言不
無所慽慽於中謹序次之如右以塞幽明之悲云爾

制菴處士鄭公行狀

公諱象履字仲素號制菴姓鄭氏系出晉陽麗末有
諱澤判尚州事留子居爲尚人世儒業至諱經世天

官正卿大提學　贈左贊成諡文莊世稱陶山再傳之嫡是爲愚伏先生於公爲七世祖生諱袐文科翰林生諱道應遺逸諮議通臺望號无忝齋高祖諱錫倚薦官縣監曾祖諱胄源蔭仕寢郎祖諱義模薦擬寢望考諱翼魯有質行妣晉山姜氏副學笑菴士彌後生員世晉女鄭氏之世德如此而姜夫人賢有壼範公以　英廟甲午五月二十八日生卒于　憲廟戊申五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五公生有異質聰悟絕人入學已向學有誠不待程督不廢日課至誠孝友八歲母夫人卒祭奠如成人先公性嚴隨事謹無違

乙卯丁先公憂哀毁踰制痛幼失侍替事祖母惟承順每事稟行大耋忠養備至癸亥承重哭泣恆如祖括仲季父家稍間猶日省從兄兄弟及嫂相繼夭公隻身擔夯如禮送終仲父喪仲母老只有未冠弃諸孤保護得成立季父早世從弟家並遘癘日夜救竟闔沒斂葬獨治以其仲子後又無子孫每念泫然庶弟幼失母愛恤無間俾有家蔡姊早寡貧無依使近住飢寒與偕視其嗣子猶子吉妹内外俱歿一嬌幼孳育嫁送於追先甚篤則先世祭薦必參雖刀俎之微毋使褻汙洞口栗木先公手植過之輒彷徨致敬

樵牧感公誠相戒勿剪尤以先妣早世每參助外先忌數省舅南厓得異味分送舅母沈疾欲寓公第奉數朔躬湯鑪遭喪以禮斂櫬而返之收拾其家先世遺文拮力刊布於親黨敦睦則堂叔母公姨母而早沒視諸幼如同氣常以魚果諺書問其諸妹堂內諸姊妹亦以書周訊堂父諸昆季享大耋告堂親各設餞飾慶間日涉溪候窮族分餉濟窘喪輒恤助有變節必考經無錯一家子弟或有不循理招譬之申以式好無猶無犯世患之意於斯文用力則辛巳刊文莊公別集壬辰改刊文莊公年譜乙未建崇道祠享

文莊公丙申配立齋先生立齋文稿浩穰與及門諸賢廿年考校鋟之梓先祢公遺文手自淨書爲傳後計自幼少從立翁學於爲己知其所先務立翁敎詔盡其方公居隔溪日在側周旋三十餘年所授受惟四子書最潑其交遊盡一時名勝與之論道義李林下姜皓隣以碩儒稱公折輩行與之忘年南誠齋漢皜姜號菴世揆李修溪升培爲莫逆交於吾王考尤尊仰焉每以無繼家學者憂形於色辭對後進歎息敎戒以松塾訓長講小學異趣亦來觀豐歎文主江院皋比再設講遠近多觀感東儒文蹟無不遍覽尤

潑於退書至其性理書如誦已言不喜遊觀暮年獨
往拜陶山每於鄉道是非之爭閉戶憂歎於義理分
界斬釘截鐵不以愛憎爲同異其進修之業則以義
理書爲家計晩年尤用工於庸學性理諸書反復講
究以至太極璣衡之妙四七理氣之蘊亦莫不精察
而明辨有疑悔處貧之質問有會心處忻然劄記論
經旨謹畏先輩不主己見後生質業開示無蘊其有
志尚者喜之若在己其待人也謙挹自持不以尊卑
貴賤有間而各問其所當而致款過去人亦曲推衿
憐親疎姻舊眷眷諄諄流出肝膈吊慶躬問若路遠

書問無違期書疏挽誄手寫無漏處鄉黨謹厚遜悌年高必候問於德望文行尤起敬喜誦人善不言人過尤不隨人毁譽以故知不知咸稱其德其向　國也不以林下自外聞一政令善否喜憂輒形有慶賀吟詩以見誠當大恤爲位而食素公自少貧窶惟守拙不以產業經心老且益窮見人富貴絕無歎羨詆毁意辭受取予無一不適於義疏糲布褐晏如也或時應舉不以得失爲心慶科對策爲伸私分也誠後生曰此持門戶之一道當隨分觀光而若昧於內外輕重之分畢竟敗身辱先所以不可役心也以是於

奔競者浼如也杜門卻掃以治心養性修身齊家爲準程至耋耄无不廢觀翫之工　國朝史記人家派系無不強記爲文字惟取理到不事雕飾酬應之文措筆立寫有請傳後文輒辭謝尠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未嘗標號晩年以制菴書門楣曰吾不以標榜自居然制字蓋取蔡邵齋制四之義也吾病在此故欲用心於此耳嘗題壁上曰守拙林壑與物無競寢疾欲貽書從姪民穆曰吾其不起語及禮疑此公始卒也八月葬牛頭山丑坐原夫人墓左也遠近人士操挽誄會者百餘人以禮葬配月城孫氏府尹萬雄

後士人潤慶女婦道甚備有三男一女男長民覺謹
勑稱次民學出系李民啓女柳喜祿民覺一男五女
男善愚女權益夏參奉相誠柳命佑蔡崇鎭申若休又
側出男效愚民學一女高彥楨嗣子近愚民啓一男
五女男慕愚女李宏基趙南弼李耆憲餘幼善愚一
男四女皆幼柳二男昌睦弘睦疇睦自隅坐獲侍蓋
嘗承公之眷者二十餘年于玆矣則知公德義之實
孰矣及見其從姪民穆民秉氏諸公之所記尤感歎
不能已嗚呼公生於世德之家長于有道之門師友
淵源不出家庭而有質有學有文有行是宜立身揚

名享有位業於　朝廷又推其仁愛之心於人必有
所濟而顧天分澹然落然無累忌痕潑晦終其身於
嵌巖之中而不得霑一命則亦命也今於善愚之託
何敢以椎辭公之言行皆可爲後生法式不得以略
也謹悉次第之如右以俟夫知德者考焉善愚又雅
拙持行見稱於儕流天之報善人其在是矣噫

王考江皐府君家狀

王考府君諱尋春字象遠始字象安嘗號曰江皐柳
氏系出安東府之豐山縣高麗恩賜及第諱伯爲始
祖也八　本朝有諱從惠工曹典書卜河隈村爲世

居四世諱公綽杆城郡守 贈左贊成生諱仲郢號
立巖海西道觀察使 贈上相豐山府院君蘇齋盧
文簡公銘其墓稱文學政事歷世積善累仁篤生我
文忠公諱成龍相 昭敬王封豐原府院君道學嫡
傳陶山學者宗師之爲西厓先生生諱袗用遺逸官
持平 贈吏曹參判學者稱修巖先生先生從愚伏
蒼石諸先生遊因家于商山子孫遂爲商之人生諱
千之又以遺逸官至掌令號漁隱宿負公輔重望雖
未究用顯 顯肅盛際於府君爲五世也高祖諱命
河有文行早歿無嗣以弟 翼陵參奉諱經河之長

子諱後謙子之是生諱聖魯是爲曾王父王父兩世
俱不顯潛德以聞考諱潑早世妣眞城李氏松齋堣
之後士人重觀(後改㞐)之女著壼宜生父諱光洙賢而
有禮有聲望於儕類亦不幸早卒妣豐壤趙氏黔澗
靖之後處士時經之女有淑行教養府君必以義方
府君之成慈教爲多 英宗三十八年壬午八月二
十四日子時府君生於商山之愚川里第趙氏有娠
夢文忠公臨廳整坐期而府君生生質明粹肌膚冰
玉目瑩瑩若秋水寒星纔解語聽生府君讀書能傳
誦其句讀嘗戲嬉築壇陳禮容羣兒有詰爭者未嘗

耕入讀受生府君教程讀有常幼少時英拔不羈讀
趙武靈王史不覺奮迅易容及承長者曉警屬有悔
念刮磨前習就恂恂前輩皆曰此兒有顏氏資自是
沈莊有動止顧眄不遽語默不苟遍讀經史見者無
不愛重十五生府君卒府君以獨身將承宗爲伯父
後時未及定名王父府君臨喪親自斂府君被髮制
爲朞喪府君號慟乞終制後承命以兩伸恩義而王
父府君終不許凡初終葬祭持喪之節觀禮者益賢
之事王父諸父克盡誠孝奉承生養母夫人寬情節
疚養其意況百端求適既孤勤學學日通遂俛焉孜

孜己亥卒亟秋以童卝魁鄉解試劵揮場舉場蹲沓
來見府君略無喜色主司林公濟遠顧參副曰置魁
文字浚非應擧蹊競之語是何人未弱冠所就如是
使之訪問聞府君擧止爲之動容起敬一日讀心經
慨然曰游汎終如此枉了此生於是遂奮發激厲銳
意求道入鼎谷上上菴收心危坐或誦讀或息繹又
於所處壁上書修巖先祖靜坐易操存難之說又書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古今名言
要必體認心得而後已壬寅丁王父府君憂哀毀幾
不支終始儀節一遵家禮無憾於心墓距家稍間每

日省哭雖風雲雨暑不廢事叔季父一如事王父四
家共鼎言不敢以間癸卯著自警說丙午上庠府君
乃厭利達養閒靜絶意進取遂閉戶於江上非聖賢
書不經覽日就六經四子有宋周程張朱我東晦退
書頻讀仰思推究體驗嘗曰敬爲學者第一項工夫
敬有未發之敬有已發之敬未發無敬安有已發
而敬誠勤謙拙無非敬之事也念善事言善事行善
事夜以繼日貞則復元敬何可須臾去去之非吾所
謂敬也弱冠以往日必早起冠帶問候兩庭進拜家
廟一再周家內整修庭園還對几案服御器用皆有

恆所終日整襟端坐略不見跛倚欠伸德宇天成望
儼即和名聞日籍遠邇傾心屢上薦剡薦目甚韙府
君聞之不樂益自韜晦辛亥叔父持憲公卒府君侍
藥閱晝夜屢月祈穌喉舌焦徧瘡疽不覺也是冬丁
李氏憂守制致慕一如前喪非喪事不親事務家素
清寒洊遭喪威益荒落至蔬水屢空而處之晏如癸
丑服闋時 正宗大王勵精圖治召用文學士 筵
臣有屢薦府君者乙卯冬禮曹參判李公益運左承
旨林公濟遠又上其經學行誼於 朝林公素敬府
君謂同列曰成德君子奏 上曰今之古大賢無愧

上已傾嚮及聞林公奏顧殿壁曰柳尋春姓名予聞之熟而記在之矣遂 特命口傳付龍驤衛副司勇下 別諭宣召蓋自草野而初仕之軍銜特付 國朝徵逸之 典也府君自以爲年太早學不足逡巡卽不敢膺 命數有旨促道臣起送親知諸公多以不赴爲言府君曰是近於左右望實非臣子道理昔我修巖每有 除命必皆赴謝嘗謂拙齋曰我世臣不可效山野偃蹇此吾所體行 異恩特召亦不可坐孤丙辰二月乘傳詣京入對于 便殿 上問世閥年紀 上曰看心經近思錄乎府君起伏對曰有

時看過而全無著實工夫 上曰於書有所嗜乎對
曰不讀書無所嗜 上曰爾是嶺南望士爾家與他
自別想像老成典刑爲此召見近來聖學榛蕪此爲
予深憂爾能從事經學朱書不可不讀讀朱書乎對
曰亦或看過亦無著實工夫 聖問益詳至府君隨
對周敏趨蹌中節日昃 宮筵 天顔賜和注意隆
重若家人父子之密勿也 上曰未叙從容數日當
更召時因重試薦望承政院假注書 上添書 除
之承旨有八 侍者以白衣堂後無舊事陳達不已
上命承旨補外未幾移 除孝陵參奉又 命引見

上曰嚮者不問爾所存鄉居之人當知生民疾苦以文字書入府君遂退待堂後注書柳遠喝承 命以所懷書八事更爲詳說府君因上疏疏言君德民弊屢千百言其略曰人主一心萬化之原其體甚大其用甚廣是心正朝廷正百官正天下萬事無不正矣是心失其正身不修國不治天下萬事無不隳矣方其隱而微也邪正臧否雖若無覩無聞發之日用事爲無往非這箇樣子則一心敬忽其幾之可畏有如此矣然而治心有術不過曰遏人欲存天理夫以一心之微交乎理欲之間毫釐之差天壤立判必當精

察明辨以極夫取捨之分然後知行相須內外交修天下之事可得以言矣中庸九經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必以知仁勇三德爲一篇之樞紐三者之工成始成終不可偏廢若言其要又在於勇見善不遷改過不猛立志不固做事無終非勇也易以陽剛爲吉中庸以固執爲貴朱子答黃敬之曰看公大病只在不勇匹夫之微猶如是况人君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者乎臣未敢知我　殿下一言一行果皆合於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乎　殿下若不以堯舜禹湯文武自期則其亦不足於勇也明矣伏聞

殿下留意朱書誦讀思繹更漏向闌斯誠作聖之基
而竊恨下無稷契忠言不聞至如玉署之職亦成冗
官嗚呼天下後世必有知 殿下之心亦有戚然於
斯者矣臣以爲雖無 三筵之設 召對之擧萬幾
之暇得與玉署諸臣詢咨平生民疾苦閭里艱難人
才賢否時政得失虛已取人則豈不有裨於 聖德
之萬一耶若鄕曲許多弊瘼臣嘗目擊矣方今切骨
之寃還政爲甚捧糴也斛上有斛終歲勞苦盡輸官
庫及其頒糶塵沙穅秕俱是無用良役則昇平已久
民物甚繁何患軍丁之不足而所謂別軍官在家軍

官是何許名目也大邑千餘小邑亦不下數百擇其富實除番取錢軍校胥吏又有契防假屬而公家應役只是丐乞繼而死亡徒擁虛簿十家之役一家當之田政則近來連値大水陵谷遷變一有還起之令平沙豬澤混入徵稅因循掩匿徒歸隱結籍政則貧民困於還政疲於良役離有室家朝東暮西苟充其數虛戶居半販鹽則方伯縣邑便用榷沽之術徧裨將吏係爲射利之資而至有計戶分授勒捧民錢奴婢則我 聖上蠲恤之典果何如而吏緣爲奸侵欺不已科外之捧旣骨之徵延及族屬橫犯良民此

近日民弊之大略也此等弊瘼由於守令貪汚方今
民牧視百姓如家雞圈豚以侵漁爲能事掊克爲伎
倆蠲減字恤之 敎屢降於 絲綸而互相掩覆無
所顧忌使仁愛之 澤閼而不行矯捄之道當以擇
守令爲先守令之本係於監司監司之本係於廟堂
銓曹廟堂銓曹之本係於 殿下之一心惟願 殿
下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從事於知行工夫而又以乾
剛手段向前擔去以爲端本出治之要日近賢士大
夫訪問治道審擇而去就之切近功用未有過於是
者也 上嘉納府君以母夫人老病呈辭就鄉里五

月　筵中　上問府君去就李公益運對曰見其進
不失義纔進便退必不更來蓋　上曰望其就職吏
曹以　上眷方摯不得上遞改之啓七月曹例始以
過限已久請改差　上教曰柳尋春見其奏對明知
所存豈可輕遞間司相換使之往從仕職卽換授繕
工監監役不赴十二月　上特旨　教曰柳尋春飫
聞其名及其對之面而與之語極是佳士況是詐之
孫先試百里之任以觀其績陞付副司果丁巳正月
命除長水縣監除署經府君　陛辭　上曰爾往善
治民府君感激　恩數思所以圖報罔極旣之任縣

處湖嶺之交風俗蠢貿府君糾正闕覆刱設養老所於鄉校捐俸以資之邑有祠院享儀甚疏陋又捐捧助需更定儀節又以爲小學一書則敦孝悌勵廉恥做人之方而講學乃移風治化之大本舊有興學堂荒廢已久亟令改修選諸生使之肄業作文輪諭設月朔月半之講是秋列邑灾報多濫觴閫司務從省减至長水準報曰長水豈欺人者乎冬 上以 元子年已入學 命大臣抄選山林碩德有文學可合教導者豫爲追講次對日 上謂大臣曰乃於筵席以元子宫教導人訪問之意言於卿等其人豈別求

文學謹飭之人爲好左相蔡公濟恭曰文學謹飭不可容易說古人之至於爲先正亦不過此時豐安君相祆以王堂入 侍 上曰柳尋春彼王堂之族人而是學問人也蔡公又對曰是文忠公之後孫臣因湖南人聞其甚有儒者之治 上屢稱學問人戊午正月 朝參右相李公秉模奏 元子宮僚屬備員陪講不容少緩因選進學行操識爲世所推先者七人府君膺焉其日以 元子宮講學廳僚屬 啓下甚隆簡也四月 上臨筵 教曰長水以近畿邑相換使之任便往來迭次參講初以鎭川縣監相換李

相白　上改授青陽縣監居外邑兼內銜　異恩也
府君赴青陽路見本伯李公得臣李公曰聞長水有
所負債請營之府君力辭曰所去邑雖殘豈無物推
償李公嗟歎不已五月赴　召被　引見已進參講
筵講論語孟子　元子有疑輒質府君數陳甚多居
數日講西銘府君乃發明仁民愛物之道演說其義
極爲詳盡百僚爲之傾聽　上顧　元子曰柳尋春
眞講官也又曰君子哉若人仍　下教曰僚屬之先
以蔭官以示崇儒禮待之意也每臨講　上周行聽
講府君以爲輔導　儲宮講論經史爲人臣重任每

於進講之日必爲之宿齊豫戒潛思存誠整飭容止
謹愼語默冀有以感動　睿心故其爲說常於文義
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出視縣政縣民有以事入
庭者必告之以忠厚恭謹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與夫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勿事爭訟惟業士農
之意令里各置伍旌別善惡以爲勸懲違者抵罪靑
人服府君敎令終府君去鮮有受笞者靑嘗儉歲而
無公賑府君捐俸五百石設私賑有問之者曰歲旣
儉矣民可以濟則須與上官商議方便可也至於常
祿則以與爾鄕黨之義推之恐不必盡歸於民府君

曰既出於民復入於民於義何害若使原憲當此地
夫子必不言與爾隣里鄉黨問者歎服府君嘗延
鄉父老及子弟之秀者行鄉飲禮以軍簿虛耗倣唐
李泌獻議參以時宜作牖軍之法民吏不擾兵政頓
舉簿書之暇常讀朱書遇親契之有學識者與之辨
難疑義多所發明日晝接夜息心力稍長 上聞之
特賜雅誦 上以南臺抄選屬於府君問於大臣大
臣以 徵召日淺年尚少待此後未晚爲對 上然
之己未夏 上謂入 侍承旨金公翰東曰柳尋春
是眞儒金公對曰天資近道又謂李公益運曰近欲

召柳尋春入講而秋務方殷稍待整頓後 召講尋
有 旨再 召病不起庚申正月 命冊 純宗大
王爲 王世子府君自 講廳入爲翊衛司右翊贊
二月參 冊禮又差捧王印執事參 嘉禮 上敎
曰青陽內遷今當差代而弊邑數遞在所宜念其以
見帶職仍任府君前以僚屬兼管邑符又以桂坊仍
如故朝野咸榮之府君久淹於官非素志也以 上
敎敦迫不得惟意棄歸至屢控辭狀道臣亦以 上
眷之下不敢遽從其請府君至是而情事轉益悶鬱
懇辭乞遞道臣以 聞 上久無所 敎大臣以府

君情勢有白 上者 上默然曰不可不許歸 命
遞任纔四日 特拜司禦盖 上意不欲一日捨府
君也六月 正廟上賓府君卽赴哭 山陵付西衛
因 除 寧陵令府君遂謝歸 正廟臨御十有九
年府君以白衣始被 宣召六年之間 徵召不置
除拜無虛日而府君言辭簡默臨事周愼存之以誠
行之以敬而及其登 筵對講辭氣藹然已著於存
而不發之外故 正廟傾心遇之戊午以後愈益嚮
信府君思欲報效不得一任退歸奔走於百執事之
列而 弓劒遽遺事乃悠謬則田園之思從此益堅

也自 國家以後痛實震剝殆廢寢食及拜 陵銜
不欲一日在京尤不樂帶官八直然方以 嗣王新
立四方延頸身以舊日宮僚有不忍遽退用是爲遲
晉時日得一二八直而呈辭蒙遞爲宛轉退歸之計
矣所居先業在江上取修巖府君江皐早寒之言名
之曰江皐草廬忠孝先世世業士農吾人本分吾不
可以無是勤又曰二勤寓樂遊泉石屋後十餘武有
巖壁竹木類幽窈命羣弟築茅數間日處其中與之
講讀以自娛諸弟或憂其契活太清寒府君曰世業
也不可苟免不立尺寸只草廬不掩風雨壬戌 除

貞陵令不赴辛未檢討官李公鼎秉以 上久念府
君殊非好賢之意請 召用八月拜忠勳府都事出
補冬參文蔭試 上錫馬以寵之壬申正月移拜高
城郡守郡在東海上去家遠以親老辭遞大臣白
上仍任勳府是任祿厚衙門雄鉅公下有例府君捐
私以裨之揭付節目曹吏至今頌之五月 命冊
翼宗大王爲 王世子 除府君左翊贊七月進參
冊禮辭歸 殿宮表裏繡緞別加 賜甲戌冬 除
左翊衛乙亥正月謝 恩因 侍講講罷府君出
世子顧司謁數問府君姓名爲誰三月 除義城縣

令邑去家不百里府君感喜便養大夫人就養如家時大歉列邑有賑政府君至則賑已告訖麥未及熟餓殍顚連府君捐祿八百斛以私賑之流民襁負而歸者如市全活以千數有例裝退之歸于民邑甚鉅簿訟煩溢而府君煞用精力察之求其理而定之必極其當無一人不得其所猾吏豪胥負勢囑謁者屛息知戢或有犯科者猛治不少饒假官庖一物未嘗遺及京師本邑是親故所在賓客日盈門府君不爲之峻立隄防曰歲儉也于我甚事誠心以施公退則學子請質所疑府君論說懇懇丙子呈病棄歸時大

夫人年踰八耋府君日夜侍側甘瀡必躬視其宜己
卯正月大夫人以天年終府君哀慕毁瘠三月 除
典設司別提差 東宮嘉禮時捧王冊執事以在喪
遞辛巳制除日處田園愛其疏靜有趣扁之曰晩圃
幽居己丑冬 命冊 憲宗大王爲 王世孫時
翼廟代理 命入覽 列聖朝 冊儲古事冊子至
戊午僚屬庚申中戌宮官俱載府君名 世子謂近
臣曰此人尚無恙乎 特命檢擬 除衛從司左長
史 三世儲冊連拜桂坊人尤榮之庚寅正月酉銓
以過限不謝請改差 世子令曰待其上來肅謝可

也府君曰吾非欲山野態顧年已至矣更何可束帶
趨 朝而身爲 兩世宮官榮已過矣分已踰矣豈
意今日獲覩 三世之盛而復踐雷肆之宿趼耶 一
覲 耿光正合分義遂謝 恩二月 命司謁口傳
諭府君去留右承旨柳公台佐以見留 聞又口傳
命入對 世子勞問遠程老人之來歷問前後 徵
召 侍講近日所看之書府君以次對 令曰 三
朝宮官事甚稀貴因 下詢名與字之義府君對曰
昔人有千尋絲柳春風裏之句故臣名以尋文之尋
字以氣象之象矣仍 賜饌府君祗受退楹外左承

旨李奎鉉奏府君經學行義爲當世雋望 世子領
之府君更進 世子令春坊官講易乾卦 世子親
讀自乾元亨利貞止大哉乾元承旨及同僚各陳文
義講畢 世子顧謂府君曰 賜以長暇下鄉調息
冊禮時期於來參 賜表裏一襲又 教曰嶺南自
經慘歎人心未定長史學行人矜式鄉黨其有以鎭
安之也 恩言渙發人士想望五月 世子薨八月
進哭 延慶墓即日南歸是月改衛從爲翊衛 除
左翊衛九月進參 冊禮又即日辭歸 純廟下
特教曰柳尋春之三世桂坊係是稀貴加設都正單

付以八十月陞通政拜敦寧府都正壬辰夏上疏請
遞 上下批旨命道臣傳諭付西銜府君謂子弟曰
吾之不能仕凌久矣上誤 三世恩鑑而處非論恩
未能盡職往在僚屬職事縻身 侍講又不得專一
是吾沒身之恨也其可無一言而死於是以爲 東
宮賢否一國治亂之所係輔翼當不失其正乃引說
古聖王賢人輔養儲位之道又附以己見推衍其義
爲上下二篇曰 東宮輔翼篇篇既成欲證正而上
之會府君卒未果上癸巳十二月淑夫人金氏卒府
君管襄禮甲午二月感疾三月五日庚午卒于二勤

寓享年七十三府君以大耋病久精力日澌以至疾
革必斂服正巾進藥飲賓客來診扶起加上衣見之
子弟或以沈疴中起坐酬應有違將攝白府君曰特
來相問厚誼不可孤况吾又可以復見耶對語必致
惓焉子弟泣請教微視曰凡事惟在謹愼語不及家
事神昏時諄諄若夢囈者無非憂國也十月十六日
葬于醴泉桐梅南戌坐之原後 憲宗七年辛丑
上命朝臣選清白吏以薦左相金公弘根左尹李公
同淳以府君應薦金公嘗曰柳公清德吾於聞韶所
見多矣昔白沙李文忠公主清白選舉我文忠公曰

此老不可以一名當之今府君之復入是薦此雖一
事公論之有在亦可見矣府君平居沈默寡言心有
所在未嘗易以語人故人亦有未敢窺測涯涘然一
生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得宜則喜動顔色
一有闕失則必憂然不樂自以身在江湖每厲難進
易退之節故凡有所　除拜或謝或不謝而謝　恩
之後必奉身而亟去以務求安於吾心而合於古聖
賢出處之義然府君之志又可見矣府君以早年聲
望膺聘於　正廟側席之日逮夫晚年亦嘗進身於
翼廟禮遇之　筵　三世敎胄之任　兩朝責任之

意亦已至矣而學問人君子人佳士講官之 褒學
行矜式鎭安之 敎屢發於 前席以爲 列聖貽
燕之謨豈不盛哉昔宋神宗將大用程伯子程子有
所奏神宗必頫身拱手而聽之蓋已知明道之爲當
世大賢而連言曰佳士伊川先生在經筵文潞公呂
范諸公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眞侍講也夫 正廟
吾東方大聖人也聖學洞貫千古 聖智無微不燭
佳士講官之 敎其必有濬知善觀而當日所以期
待府君又何但如神宗之不克就志而止也耶歷事
三朝始也不可謂不遇而卒之 聖壽不延身亦便

退避名利如怯夫視爵祿如贅疣前後立 朝不滿百日在外三邑僅止九考齟齬以沒世亦命也蓋嘗息之自周衰以來聖賢之道不得行於一時而惟得行於萬世如孔孟程朱尚矣亦我東方五賢是已其間非無豪傑迭興論道者衆而率不免擯棄於當世訾謷於流輩者此其故何哉異教行而微言絶鄕愿肆而實德晦世愈降而文愈繁況以卽今朋比之論濟之渝俗形氣之私哉是固氣數之不得不然而人亦自不知其如何耳若吾府君生於川蜀百年之後且當嶺論分裂之日進不得爲一世之標準退不得

爲一方之調停則隱約窮閻之中觀玩象占之上早已泰然行將去也然道者在己而已有不待他求則雖不得盡其成物之功其所以著之言爲紹往牖來不廢於天壤之間者固自如也府君未成童已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夙承先考府君敎誨之勤已自有立趨夫人又劬勞勸戒尤用力於資給遠邇從師取友冀有所進就從叔父處士公光濂奬誘提掖如己子府君嘗曰吾於從叔父從初發端實有賴焉蓋我文忠公學於退陶李先生而修巖漁隱篤生門庭垂裕後昆修巖又從愚伏鄭先生學鄭先

生之學得於吾文忠公世稱陶山再傳之嫡者也府君以爲立齋先生是愚翁之孫而吾家淵源也遂往從之遍交江左右知名宿儒互相講究旨義證其非是皆曰眞知實踐非惟今世不可及求之古人殆鮮有其倫立齋亟稱之曰此敬齋箴中人也又曰動皆足以矜式乎人又曰吾道在是推重甚多府君嘗以修巖之於愚伏者處立齋焉自是有言契悟精息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浚矣其得於學而造乎道者居敬爲主窮理爲要謹之於容止語默之間而尤嚴於幽獨得肆之處得之於聖賢方冊之上而愈驗於日

用踐履之實方其最初用力之時也回頭住脚於橫驁之地動心忍性於變化之工歷盡極辛苦不歧活之境界及其中晚以後筋骸自束肌膚自諭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無時不存義不待索而觸處精詣通乎動靜而如一施之接應而不竆以至天人性命之奧事物當行之則莫不析之極其精而合之盡其大知行幷臻內外交修面背睟盎符彩洞澈斂之於方寸之中著之於平常之地而爲醇如也其見諸行而修之身者資稟精明體性渾全早年立志沈潛充養嶷然有成故事親事諸父忠敬克順

務盡歡心諸從甥妹俱以穉弱滿室憂樂一視訓誨
罙篤閨門內外肅穆若無人聲衆事自理族親遠近
姻戚故舊來睦懷惠終始不渝謹祀事器物必躬檢
務極誠潔不以豐華爲主祭罷未嘗有慊然於心當
正廟忌日每茹素常以所後妣及生考備閱艱難不
及祿養爲至痛語及未嘗不泫然戒子弟防杜甚嚴
而開示簡易或爲之推量情勢而罵詈不數使僕御
令禁不弛而恩恤有加見言人過失者深惡之聞人
有一善喜之如在己居處整齊以自持使人可親而
不可狎定力甚固艱險不移處難決疑執其中正辭

氣安詳措處審愼儼然端坐終日看書或達曙不寐嗒然無一言議禮必隨處曲當無所欠闕問遺必量宜進退各適裁處不治邊幅不動聲色無玩褻之言無作爲之氣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坐如泥塑立如齊肅屋漏而康莊也位著而閨闥也又於細微如行步匙筯之節務盡從容雖家人子弟未或見頃刻放過而至其八對　殿庭周旋廟內鞠躬端拱趨而過前不疾不徐自合規度其可見於威儀動作者簡而栗恭而泰是以望其儀表則桀驁者膝屈接其談論則謏甚者心醉承其誘掖則頑懦者知警聞其行

誼則異趣者誠服蓋有非人智力之所及也其發之於言而措之於事者如此嘗誦延平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人須看這氣象大本以立達道以行捨此非學也又曰沂水春風光風霽月氷壺秋月此等處學者翫索於言外則自然神息漸覺開發又曰誠爲萬事之成勤爲萬事之幹學者最當務書其義使子弟佩服之又曰文中子之服儉而潔衣當儉儉當潔書衣服儉潔之制以詔子弟又曰成人之道在謙爲士之道在拙謹則可以少過約則可以少事嘗患疇睦有躁動之病敎疇睦曰明道先生曰凡人

爲學自靜坐始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又患
疇睦汎濫於經傳之外嚴加責敎曰讀得經傳積久
用工受用無限量語子弟曰公藝忍字固善不免帶
得病意若不分是非不問義理一於忍而已則其終
恐有苟且彌縫不成家道之弊殊不若誠字之爲親
切也謂學者曰學者當以人事之當行者爲主象山
專主上達天理不言下學人事故入於異端今之所
謂學者徒以掇拾古人言語務爲高遠不求於人事
之切實雖與象山不同其畔道離德一也又曰仕者
家貧親老則仕若有爲則仕而近日士趨漸汙廉防

漸壞甚可懼也凡於士友間質疑書牘不以論說自居門人有問之者府君曰前人盡之矣吾可以發其所未發耶且吾性懶拙看人自任談經蔓衍於文字間或有捄摭新奇詆排前人自歸詖遁雖所言中理已可見其心術之微況未必中理乎不喜著述曰爲吾學者只涵泳翫讀尊畏先輩循塗守轍不敢假竊形似此未始不爲敬也以爲小學做人樣子命子弟老幼設師弟禮月朔講是書設鄉約行呂氏定規又以爲人家規模亦有資於內助翻書女行之有關者以戒諭閨門祗奉　聖諭退歸田里圖效於鎮安之

教則江院王洞之講龍門鄉飲皆可以報答 聖眷
而聳動觀聽也凡於人家闡幽文字之役退讓甚固
有來學者每以伊川尊所聞行所知止之曰伊川此
言雖謙謙中自有好學者何不學伊川吾豈敎人者
也以文忠公文集歲久板刓亟議於豐安鶴栖諸公
重校而刊之以愚伏年譜合有商量屢議於本家爲
之纂修至於儒林文字祠院同異之議必參酌義例
不以切諠而不責其所短不以異議而不取其所長
惟以守正不撓爲究竟法及當西塹朝野震動時豐
安君在松營府君謝 恩入京抵書曰心上自有一

箇是字捍禦之方惟先集在其在靑陽按査邪獄見其爲說槩是符水鬼呪直夷狄之一法與趙舊堂書曰所謂邪道蓋至愚之民被人誑誘謂可以療病消殃而爲之者聽其所指鄙褻可嗤也每對人言曰士於此距之不嚴雖不身染焉得爲士距之之道惟明吾學吾學旣明彼自不干矣又與諸門弟講說商證之餘便說中國聖賢名卿我東諸先輩好事業好議論以至耳目所逮亹亹不倦或其所遇之難與疑者必參量到底不失其情未書即府君最用工而始被

正廟勸讀劄錄疑義 三世書筵耿耿一忱傷年歲

之已暮感 聖恩之未報則乃於老病沈淹之中輯
翼篇之所以作也爲文章不務浩汗不事簡高辭約
理該有遺集若干卷書取楷正作字時甚敬前配
贈淑夫人固城李氏通德郎宜秀之女左議政原之
後事舅姑丈夫無違德理貧家有裕幽婉貞正鄉里
稱是宜府君室家生一男一女男早歿女適金在翼
後配淑夫人商山金氏士人鼎曄之女亦有淑德生
三男長房厚祿丁酉司馬前長興府使次房孝祿季
房敎祿庚戌生員長房有二男三女男長不肖疇睦
次畊睦女長適李在白次韓泰齊次丁大弼次房無

子以昕睦爲嗣季房有三男二女男長畬睦餘幼女
長適金洛標餘幼疇睦生三男長道頭次道禹餘幼
昕睦生二女俱幼在翼有三男四女男邁銖生員達
銖庭銖女權鎭夏柳冑鎬姜來永鄭東頭不肖疇睦
年二十有二府君遽啓手足矣顧不肖麤疏駑下得
陪侍府君日鮮何所省覺今於數十星霜之後緬憶
當日面牆之教固憒然也不肖既不能遵府君志繼
府君業未有可以塞幽明之望者惶恧哽咽之餘謹
惟音徽已遠而嫌於僭越因循未敢使府君平生大
致終無記述是重吾不孝也遂略具顛末將以扳控

於當世立言君子少伸罔極之痛而文不達意誠不動人不足以備財擇嗚呼痛哉不肖孫疇睦謹記

族祖母恭人金氏行狀

恭人歿之五年戊午三月二十二日夫子洛隱公卒卒前日命招來疇睦疇睦家去公洛寓十里隔一帶水承命急趨進日已昏前白曰疇睦來矣公瘵革猶舉眼視之強作咲問語教曰吾為人夫五十年深知斯人者賢而生不能庇其生其死也又無以借重秉筆者稱揚之吾今死不一言於汝俾厥言行撰出一通以傳諸後後復有誰知斯人也疇睦甚非立言者

遂當情事焦遑不敢以辭俯首于地曰謹聞命公頷
之而已荏苒數載文不就庚申三月二十二日終祥
遽臨顧筵几未撤之前遺教恐負逎於公之所嘗命
不肖之日略綴屬草哭告以塞悲悲夫恭人義城金
氏文忠公鶴峯先生八世孫禁府都事號稱良諱命
基之玄孫號竹所諱良鉉之曾孫成均進士號齊省
齋諱崇德之孫學生諱應柱之女嫁豐山柳氏爲西
厓先生文忠公七世孫修巖先生六世孫逸掌令號
漁隱諱千之五世孫正言諱光愴之子士人諱會春
之妻士人卽洛隱公也恭人生卒蓋癸丑三月而五

日生七日歿四月二十六日葬州治東涑村酉坐原

其山吾家世葬也恭人以戊辰十六歲嫁爲公婦嫁

四十五年而無一日不流離窮困人所不堪而處之

裕如而終疇睦槩論恭人始末曰以世德言累賢襲

德聲實相當未有若二家者于生于歸美如之何受

質旣異聞教則式父公歎不作男子奮翁詡省翁遺

孝惟義是裁以淑其身世之婦女察於絲枲曚訓法

稱於內事忽士行又未有如恭人惟其聰明所遇內

訓列女傳小學等書古聖賢忠臣孝子貞婦之事亦

嘗參聽心識識其大義故立心制行不可不謂之女

中之士者耳其事父母也事姑也事夫子也和敬兩至一意順適父母尊姑下世則喪也哀終身語及之而哀弗弛于慕嘗來處疇睦家凡遇事爲分別指敎無異自家事處之如家疇睦家內外事之如家長竟其生終不見世婦半一分懷我置物於門籬才判之地之意據此一段事亦足見恭人心性嗚呼賢矣屬纊前七日與子訣曰大限有盡無用穀爲言訖口府勺水不入歷七日精力自如夫子警之曰相仗至今日今將永訣何不受一匙慰我恭人惻然作不樂意遂開口一銜使子若婦各一銜更閉口戒薄斂勿苟

取恬然而化其事亦異矣以大人男子正於終享者
果難矣恭人而能然其非所謂女士耶是宜狀有二
子一女男長宗祿次宬祿女適鄭之栻宗祿宬祿各
有一男俱幼鄭有三男男長德煥二幼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